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THE JOURNAL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第二卷第六期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民國九年十二月十五號發行
上海亞東圖書館

本月刊編輯部通告

各地投稿諸君注意：

（一）來稿望繕寫清楚，一律每頁十七行，每行二十五字，以便核計字數。

（二）一律用新式標點符號，標點符號置字旁，不置字下。

（三）凡譯稿必將原著者，某書某章，或某雜誌某卷某期註明，如係不易經見者能將原本一併寄來更好。

（四）會員通信欲在月刊公布者行文宜稍簡潔，無公布之必要者，請自行删節，仍按一定行數字數，從新謄寫，加新式標記符號。

（五）以後稿件能稍豐富，如世界科學史大綱與婦女問題能自成書，非一二期所能登完者，可交叢書部出單行本，月刊擬不登載。

（六）茲將本月刊內容原定範圍稍爲增改如下：（一）關於青年修養的文字；（二）關於學理—哲學，科學，文學，—上介紹或討論的文字；（三）關於研究問題的文字；（四）關於調查及批評社會的文字；（五）藝術品—小說，戲劇與詩，作的同譯的；譯的並望將其人在文學界的位置及其作品的價值與社會的批評單簡的介紹。

（七）凡每號稿至遲須於該號出版期一月以前（即上月十五日以前）寄到北京後門內松公府七號本月刊編輯部。外洋郵船無定，尤望留歐留美諸君，稿宜早寄。

（八）凡既投本月刊的稿，請勿再寄別處

本月刊緊要啓事

（一）凡有訂報派報及刊登告白事務，請與上海亞東圖書館接洽。

（二）與本月刊交換的各雜誌，請寄交北京後門內松公七號本月刊編輯部。

少年中國學會啓事

本學會執行部主任陳君愚生因事回川，凡有關於學會事務請與北京景山東街西老胡同一號鄧仲澥君接洽。

留學平議

李璜

中國學生在歐洲留學，到現在已四五十年。中央政府與各省政府每年選派，以及私家自費留學，不下千人。但在中國學術界與實業界，并未收得何種可觀的效果，與日本派遣留學的成效相比，實在差得太多，却是無可諱言。歐戰之後留學歐洲的風氣更開，赴法赴英赴德的青年學子，一年以來，不絕於途。表面的現象覺得尙可樂觀，其實如果仍照向來那樣沒有方法，不責成効，將來的結果必定大失所望。虛耗中國社會有限的金錢，徒養成無數驕奢的浪子，實在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況且東方文化和民生的前途，一大半在這些留學生所學的程度上。事情關係實大，願告留心教育的人。

去年陶履恭先生在新教育雜誌發表關於留學文字，不贊成出洋的人數太多。遠在海外，沒有看見這篇，不知陶先生主張的理由。來法一年有餘，對於留學耳聞目見，亦引起兩種感想：（一）留學生習於奢華，受病甚深。西方社會繁華，勝於故鄉十倍。風俗移人，賢者不免。況且留學生皆是一二十歲的青年，既有多金在手，又無父兄監督；習於奢華，意中之事。偶染浪行，便不能復近學問。這樣看來，留學生未得歐人的特長，便已先染歐人的陋習。（二）留學生驕氣凌人，漠視一切。中國自譚變法，便狠重歐西學術。一向的留學生，雖然成績不佳，總還受人歡迎。并且留學生自家在留學的時代，看見歐西學術的精確，更覺舊學之不足道。幾年之後，稍有知識，不想這是別人發明出來的，留學生不過把他介紹到東方去。何況所得實在有限，又何苦拿去驕傲可憐的中國人。回國之後，小工廠的技師不足嘗；中學校的教員不願為，北京一跑，上海一跑，皆為驕氣所誤。跑上兩年；所學就使沒有遺忘，在歐洲學術界上，已成過去的東西。我們的留學生還在拿那裏驕人，豈不可歎！

使我發生兩種感覺都是我親愛的朋友和聰明的同學的行為。所以我便生出一種因噎廢食的感想是：如果能夠在國內多辦良好完備的學校，使子弟不必遠赴外國，便可求得眞實學術，豈不大好。不過同時又引起好幾個困難問題：第一個是教才尙未培植成功，聘請外國名師，狠不容易。第二個是博物館，圖書室，

化驗室實習場種種都不能一朝可以辦成，學生沒有觀摩實習的所在。第三個是國內需才狠急，百廢待興，工程師技師更是缺乏，實不能等待先造教才，再脩學校的工夫。第四個是政治戰爭不息，那容教育的發展。這樣一想，不但不能停止留學，并且解決上面的困難，還只能望留學的成効。不過長此以往，設使仍是未取他人之長，先有特短；未獲實學，先存驕氣，又有甚麼希望！因此不能不向秉政教權者，和留心教育的人，懇切的要求，請細細研求留學弊病的根源，定出一種方法，稍稍責點成効，或者可以轉變學風，造就樸實的眞才。因爲從來成効不佳，都是沒有人過問的原故。父兄之教不先，所以子弟之率才不謹。

第一是教育部的過錯。——教育部派遣學生，從來便無目的，并且不照規定。在前清的時代，派了些貴族和官僚，在瑞士比利時自稱公爵子爵，這班人的成績當然不必譚了。到民國以來，不是稽勳，就是酬庸，陰一個陽一個送些出來。既不問他能學不能學，更不問他在學不在學。每月照發官費，從不見宣布成績。所以留學青年容易流於奢惰，甚至有十幾年還未畢業。這名叫栽培人才，其實是誤人子弟。

第二是闊父兄的過錯。——我有一個同學，是廣東人。有一天他父親給他一封信說：『現在兌價狠好，你要用錢若干？趕急來信，我先與你匯幾萬佛郎來如何？』這位同學才十七歲，昏天黑地，有錢用，當然是多多益善。現在關在縣城中學裏，便朝朝暮暮設法花他那源源不竭的寶藏。等幾時移到巴黎，那就更容易花了。像這樣父兄簡直是拿錢逼他子弟下水。至於子弟求學不求學，就不是這樣的父兄所會過問的了。

聽我把歐洲人教育子弟的方法，和日本人遣派留學的情形，說來比較一下。歐洲如像法國，教育最重自由。但是父兄約束子弟，非常嚴厲。在二十一歲以前，少年人完全沒有行動的自由。在中學校住校的時候，——十三歲到十八九歲——學生的來往書信，校長都要檢查。學生身上不准有錢。每星期日由監學領率出城游玩，平時非有父兄書信，不能出校門一步。成績品行，每三月一報家庭。十六七歲正在務外的青年，簡直沒有方法亂闖。歐洲風俗這樣自由，社會這樣繁華，青年人個個都能得充足的普通學識，不能不歸功於這些父兄師保管束的能力。中學畢業，能考得罷加羅亞，Baccalaureat（日譯得業士）進大學或專門

工業。那時青年人已有求學的慾望，圖進的心思。並且父兄師保考核成績還是狠嚴，一直到他成人。我們中國的青年到這里，便不是這樣。起初進中學校，不到一月，礙足礙手，狠不方便，立刻便走出來。有些稍有忍耐，住上三月，校長要報告學生成績品行。中國學生的成績表都無處寄，——因為學生家庭和管理人都不過問，未曾留有通信住址。一到後來，有幾個中學校便習慣了，知道中國教育青年是完全取放任主義，沒有父兄管的，也就聽其隨便，自由放浪。——巴黎附近中國學生最多的中學校，多半都習慣了。——其餘習不慣的，只好拒絕不收中國的自由放任主義的學生。所以中國學生在中學校，便先不能專心預備語言和科學。又一心羨慕大學的虛名和自由，便早拖泥帶水的進了大學。語言科學兩不足，當然聽起少興會，便乘興拋去書本，不涉校門；日嫖夜賭起來。這個樣子，他們的父兄和政府還是塞着耳朵在那里眼巴巴望他們畢業回國，有些貢獻！

日本政府在歐戰以前，每一兩年，總要派請三四百人到德國去學醫。有時也派幾百人到英法學習工業。派出的人，分門別類，有一定的目的，有一定的時間，有率領的人，有指定的學校工廠。整整齊齊來，整整齊齊歸，姑無論是否求得實學，總不致浪費金錢。有一次我會見克列若的廠主，——法國中部有名大鐵工廠——他對我譚起前十年日本政府曾派二十個高工畢業生到他廠裏實習一年，管理狠好，成績狠佳，到現在他還在佩服。這就是日本政府有方法責成効的原故。我常在里昂遇見許多日本自費學生，他們是日本絲廠派他們出來的，每三月要自己報告學校心得，及調查詳情，不然便要止停學費。我又有一次，在巴黎遇見一個日本皮鞋匠，他是大阪一個皮鞋店送他出來的，限定一年學法語，一年學手藝。這就是日本私家派遣的情形。其餘還有德國，每年派幾十人到法國來學醫學。美國現在也派學生來法國。但是都不像中國那樣派遣，不加選擇，沒有目的，又不責成効，聽其消長，很像埃及的遣派留學一樣。所以埃及的留學生第一有名的亂鬧，中國學生，有一大半，——當然有好些自愛的————便幾乎與之頡頏。

我們不聞不問的教育部和留學生的父兄，如果看見上面這兩層事實，再不能想法把派遣留學及管理方法改革一番。那嗎，我們只好贊成他們不必再派，白花銀錢反誤了子弟。留學既然

是不可少，并且現在是急需的事，我們便贊成以下這幾種辦法：

(一)北京大學派教師留學的辦法。——當大學教師的對於學術已經有一番經驗，到歐美一定能觀察教育的實况和科學的新理，隨時告訴國內學界，這是派人留學最易收効的一種辦法。歐美如法國與合衆國每年都要交換派大學教習，一人專調查或研究一種問題，對於勾通學術的力量狠大。我們望國內的大學校或高等專門學校都這樣辦，并且當大學教師的人，已經稍稍有點名譽，對於學術或不至像青年沒有多大興會，所以在品行上也有一層保險。

(二)實業家派遣工匠的辦法。——這就是上面所說日本絲廠派人留學里昂，及大阪皮鞋店派人學造皮鞋的辦法。去年聶雲台先生派了兩個紡紗工匠到法國來學各種機械知識，成績都狠不壞，并且不爲繁華所動，克勤克儉，因爲他們視這種到外國學藝，是當工人最難得的機會，不可錯過了。前十年李石曾先生辦豆腐公司的時候，招了些直隸工人到法國，一面做豆腐食品，一面求學，幾年之後，錢也存着，機械知識有好幾個也狠不壞。回國去，比官費生還覺得有用些。况且創辦實業工廠，需用機械技師，一定比工程師要多幾倍，工業學校也缺乏實習工的管理，所以我們贊成實業家派誠實靈巧工匠的辦法。

(三)成美會的辦法。——成美會的辦法，照章程上看來，既能留心選擇眞正讀書的寒士，又能實行互助分工的方法，并且毫沒有買名望報的意思。好學的寒士得了這種朋友的幫助，未有不奮發前進的。我很希望國內趕快的多多組織這種團體。

(四)留法儉學會的辦法。——留法儉學會自民國三年成立以來，成績比較官費生當然强得多。留法儉學會特別標出儉字，也是以爲歐洲學術雖狠可貴，却是繁華便不可去學。會裏每年定的是六百塊錢，只要儉省，實在夠了。不過中有一半儉學生家事狠好，漸漸看上繁華，便向他父兄告起窮來。父兄不明，多寄些錢，漸漸便由儉學生一躍變爲奢學生。這要怪父兄的不高明和儉學會中慚於報告的原故。不過十人之中，已有四五人勤儉好學，比較官費生十中不得一二，已算難得的了。現在各省儉學生越見發達——廣東尤多，——我們希望儉學會常常把儉學的狀況向國內報告，更希望儉學生的父兄留意自家的子弟，不要去學那些闊父兄。

（五）留法勤工儉學會的辦法。——一年以來，留法勤工儉學已經有一千多人，素來席豐履厚的中國人，幷且是坐而論道的中國學生界，公然到歐洲來以工求學，這也算是很好的現象。幷且在素來賤視作工的中國社會，又是一種奇異的現像，所以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因爲勤工儉學會中常常有點轇轕，更引起一般人的反對。我們既把他放在贊成之列，當然該當平心靜氣詳細評判出一個理由。我們的意思是：勤工儉學的動機是很好。勤工儉學的主義無事再爲討論。現在有些轇轕，是勤工儉學會的辦法未盡妥當，成熟太早的原故。

勤與儉是人生最要的德行。工與讀是爲人不可少的要件。天經地義，所以我們說沒有譚頭。至於這個到外國工讀的動機，大半是應世界潮流的趨勢。——如像日本的新村，提倡泛勞主義，俄國的革命，强迫人人作工。——靑年自身有了覺悟，這個動機，當然很好。不過凡是一種主義，要許多人同時一樣的去實行，去信從，當然要這許多人都有一個『與立特』。『與立特』Unite（日本譯爲單位）上古中古，多以君以神爲『與立特』，到了近世講主義的時代，就以主義的精意爲『與立特』。這種主義的『與立特』就是要大家意志都趨於一致。意志如一，進行怎樣的坎坷也大都不會動搖。反過來說，一種主義之下，意志不一致的參雜在內，就使容易進行，都要生些波折。留法勤儉工學的波折，就是這個原故。因爲李石曾蔡孑民諸先生提倡的時候，急於要開風氣，既沒有耕種這種主義，又沒有仔細選擇。有了上面那種動機的青年，固然該當鼓勵，但是還未十分了解，就該嘗先在中國訓練。這個手續既來不及去做，國內戰爭不息，敎育停頓，一般青年迫着要來，所以便成熟早了。一船兩船，一百兩百，一年便來千數百人。這邊照料的機關也還沒有組織完備。辦事既不靈，主義既不一致，自然要因小事起轇轕，這却不能懷疑到他主義身上。我們常常到工廠去看勤工儉學的朋友，見他們手執鐵器，作勞力的工，覺才不愧新中國的新少年，自已很是慚愧。一天八點鐘，能支持一年半載，勤字是做到了。——工讀生的生活是艱苦異常，但是身心都練强實了。——一天十幾個佛郎工錢，這樣得來的錢，必定不肯亂花，儉德也可以養成。——我有一個朋友在上海動身時候，脫力克眼鏡去十幾元，金亮表去十幾元。到這裏勤工數月，連多食一點都捨不得了。——勤工一兩年，錢與手藝總可以得着

一點。就使錢與手藝都不得，赤手空拳，能在歐洲社會上生活也，足以向同輩稱豪。況且習慣歐洲平民的生活，知道歐洲平民的眞象，回國去從事平民改革，便容易着手了。也是上面所說這種，如果是意志還未一致，已經打起招牌，同路來法，來法之後，必定生出國難。所以我們望主持留法勤工儉學會的人，趕急一面耕種這種主義，一面嚴行選擇。我對於耕種這種主義的辦法有兩個意見：

第一種辦法完全取主義上的『與立特』或多譯著工讀主義的書報，或多開講演，或設立研究會，約集澈底了解工讀的人，——至少要相信作工與讀書爲人生第一要務的人——大家研究好實行的辦法，學會了語言，各人背起行李，法國也好，英國也好，俄國也好，德國也好，只要不禁止華人入境的地方，又可以多少得點學識的所在，都可以去的。只要身上有力走遍世界不會餓飯。只要眼中識貨，不翻書本也有知識。不過要認眞勤工儉學這一條路，甚麼困難都靠自己走過去。像這樣，不必要甚麼會介紹，更不必要甚麼人照料——現在留法勤工儉學生當中，已經狠有這樣的人。

第二種辦法取包辦的主義。因爲一時既不能得如許多的相信主義的人，又要盼望中國青年都要起來走這人生的正路，求眞實的學術。所以不能不拿父兄師保的責任去做：每年招一百人，限定年齡體力，與他父兄訂立互相教管的契約，先取一種保證費——仿照法國立中學管理法和中國店戶招徒弟的辦法。——兩年預備語言和手藝，(眞正的預備)送到歐洲，便照日本管理實習生的辦法，(見前)工錢由管理人收，除伙食外，存作以後讀書之用。作工三年，所存的錢，管理人便拿來分別送入學校。還是不斷的管理，一直到畢業送回國去。像這樣辦法，雖然覺得不甚自然的工讀主義有些近於强迫，但是既然認爲正當，父兄對於子弟終久該當這樣做，子弟才得個個成人，只要中國有兩個人，歐洲有兩個人，四個人認眞的包辦，每兩年送一百人，是很容易照料，必定可收全功，必不致有現在那種無謂的轇轕。不過勤工儉學的提倡者一定要說：範圍太狹了。其實只要四個人能夠包辦一百人。有幾十個四個人，都熱心來包辦，將來一定會擴張起來。我希望勤工儉學的提倡者多鼓吹這種能包辦的人，來熱心勤工儉學的主義。

這種留學的辦法稍稍複雜一點，所以我把他說得很長。并且是中國平民要得高深知識的一個好途徑；所以我亂擬了兩個辦法，希望實行的人去研究。

（六）海外大學的辦法。——這恰是爲解決在國內辦良好學校的幾個困難問題而設。——敎才與設備的困難等——又能夠得日本留學辦法聚結起來，以便管理的意思。有留學之利，而無留學之弊——上面說的種種弊病，都可以免除。——這當然是我們馨香禱祝的。不過要望經理其事的人，眞正爲有方法的管理，不要學敎育部徒有管理的名稱。

以上說了許多話，或是贊成取消，或是希望改良，都是盼望留學收效果的心很切，所以不覺得說話太多。只要能引起留學生父兄和敎育部與留心敎育的人一點注意，大家起來盡父兄師保的責任，明定方法，實行管理，則留學收效必定遠過今日。不過曾國藩有言：『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養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有起而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譏爲好事之徒。』我這篇文字實願受好事之譏而不辭。

一九二十年九月六日法國克羅卜爾

旅法兩週底感想

張夢九

（一）中西社會底比較一斑

我向來喜歡研究社會情形，尤喜歡把外國底社會拿來和中國底社會比較研究。但是在國內時，苦於沒得材料。遇着由西洋回來人的，每愛問他們西洋社會底情形。但是得的結果，總不外乎吃西餐，穿洋服，住的是洋房子，出門有汽車電車，愛不盡的西洋美人，玩不盡的娛樂場所。這些答案，全是我不待問他們的話，並且是我不願意問他們的話。及到到日本後，日本對於研究西洋社會底材料，到比中國豐富的多。如像東京博文堂出底各國研究，差不多是會萃各專門學者底觀察以及日本文明協會出的各國事情，都是翻譯各國學者有價值底著作。但是材料雖好，還是紙上的；對於自己眼見底事實還一點沒有。現在到歐洲來，雖爲日不久，但是對於從前底材料，却證明了許多。所以如今把中西社會的幾點，舉來比較敍述一下，至於批評，則俟諸讀者自身的判斷。

（1）都市的社會。　西洋都市的社會，從積極方面看去，也和中國是一樣，有學生，有教員，有勞動者，有資本家，有官吏，有職員等等，的人。往往來來。但是從消極方面看去，西洋都市的社會，却比中國都市的社會，少兩樣東西：

第一特別游戲場。（如新世界大世界等。）

第二無業流氓。

第一，自從上海有天外天，樓外樓以來；繼而新世界，大世界，花世界，小世界。一個小小上海、已經同時有這樣多的游戲場；並且各地響應，三五年間，北京，天津，漢口，無錫，皆已繼起；就是杭州，也有同樣的建築。再過三年，恐怕長沙，重慶，成都，遍揚子江底流域，都要有他的影子了。我未出國時，以爲這種東西是由外國輸入的，以爲是文明的都市應有的。及到後來到日本，繁盛如東京，商埠如橫濱。神戶，大坂，長崎，都不見這東西的隻影。但是當時還以爲日本是一個開化不久底地方；或者還沒有接受得西洋底文明。這次到歐洲，見世界著名繁華的巴黎，都沒有這東西，至於柏林，及德國各市，更看不見這東西了，就是接在英美的朋友來信，也說從沒聽見說過這個東西。這個東西，眞算是中國文明的特色了。

第二，這種人細分起來，雖有末路的政客，窮途的官僚，潦倒的文士，退任的軍人，失業的勞動者，倒號的商賈，浮浪的王孫，種種不同。但是歸納起來，同是一個不生產的，終年無一定收入的，終身無一定職業的，所以給他們上一個總徵號，叫無業流氓。這種無業流氓中，大概又可分爲兩派：

（甲）終身無一定職業的。　如末路政客，窮途官僚，潦倒文人，浮浪王孫是。

（乙）一時無一定職業的。　如失業勞者，動倒號商賈，退任軍人是。

西洋的社會中。中甲派的人，雖有，也不過千萬分之一。他們對於社會，絕不能發生影響，所以日就月將，差不多要消滅淨盡了。至於乙派的人，在普通社會中；很不容易看見。不是西洋的社會決不發生這種人，是西洋社會對這種人，隨時想法。消納；所以這種人在西洋社會上，雖有時發生，也隨。時。消。滅，了。兄弟在國內地方，曾走過十省以上；據兄弟得的材料，北京底社會，以甲流人爲最多；上海底社會，以乙派人爲最多；其餘各省都

會，則甲乙兩派各居其半。（上海北京，是據國內各西報的統計。）據美人統計，中國平均起來這種人每省都會約佔二萬以上。（上海北京佔三十萬。）讀者想想，

全國有了八九十萬的流氓，

而社會上都聽其自然發生，聽其自然擴充，那社會的秩序，如何得安甯呢？

（2）鄉村的社會。從西洋的鄉村社會，從積極方面看去。比中國的社會，多兩樣東西。

多的兩樣是什麼？ ⑴交通，⑵敎育，居家要火有瓦斯電燈，要水有自來水，出門有電車，散步有公園，寄信有郵電，要知時事有新聞。這種種人生物質的幸福，在今日中國首府及通都大邑中，所不能盡享的，而在外國的窮鄉僻壤，却可以一一享盡。鄙人初由日本回國，覺得祇有北京上海，還算交通便利。但是到歐洲來，每一個最小的，最偏僻的地方，那種交通便利，都在北京上海百倍以上。鄙人在上海北京住着時，總常想到西湖廬山去逛，因爲這兩地方才有風景的美。但是到歐洲來，覺得無山不是廬山，無水不是西湖；不過那些交通底便利，和那些風景，不是天成，盡是人造的罷了。至於學校，那更多了。就是十家人底村子，起碼也有一個小學校。而這一個小學，並不是中國那種隨便入學的私塾，其建築都是比中國的高等學校建築還好，其內容都比中國的中學完備，其敎師們底程度，都比中國專門學校的敎師底程度高。我們如今回頭再去看國內各省底鄉村，居家要火只有菜油燈，要水只有陰溝水，出門只有叢叢鳥道，要散步只有日晒雨淋的隴畝，寄信只有自己送，要知時事，只有看古廟壁頭上帖的幾張半通的古文告示。至於學校，要在南方各省，走幾十里地，還看得見一個半個私塾。至於北方各省，那就有走幾十里地，也看不見啊。

（3）無味應酬　無味應酬，爲中國所最流行而爲西人所最不流行的，有兩件事：⑴宴會。⑵送行。中國式的無聊底宴會，從前只限於官場，後來漸漸波及於留日學生社會，如今竟侵染於國內學生社會了。鄙人從前初到日本；有一天聽見同住的一位先生說：「我今天要去吃某人去了。」問其原因，說是因爲某人新考上了某某高等學校。隔了幾天，又聽見一位先生說，要去吃某人去了。問其原因，說是因爲某人新在某某私立

法政學校畢了業。甚至於有某某同鄉來了，某某同鄉去了，都是要大吃特吃的。當時看見這種情形，就很覺得有些詫異；那知回國以後，去年有一個朋友到上海，住在一品香，我去訪他，幾次都遇着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一羣學生，在那裏大吼大嚼。我問茶房，他們爲什麼要這樣？茶房說底原因，不是因爲星期，就是因爲放假。我記得從前有一個富且貴的人名叫何曾的，他曾因爲日食萬金，就留名千古。如今國內公私經濟，困到那樣，然而一介的學生，動輒因爲星期，放假，就要日食萬金；國內社會，都看得慣，覺得是當然的；但是我們看西洋底社會，除了少數官僚，大富外，其餘普通社會；除是吉凶和年節外，差不多沒有所謂宴會的。我以爲他們是比中國人惜錢，嘗舉此去問他們，他們答覆我說：那種應酬，費錢到是小事，犧牲人生有用的精神和時間，未免太可惜了。其次送行一事，我嘗調查北京和上海底車站，他每天賣票底成績，送客的月台票，必比車票多在一倍以上；至於黃浦江邊每次開船，總是岸上的人比船上的人多得多。換一句話說，就是送行的人比走的人多。就是鄙人從前住在上海，每年到南京幾次，沒一次沒有不隨到車站來說開話的幾位朋友。若是西洋社會，無論走的遠近，時間的長短，除是自己家人，有臨別的囑託外，沒有專爲送行去的，西人對於時間，何其寶貴，華人對於時間、又何其揮霍呢！

(4)社會秩序。　中國人自號禮義的國家，黃帝的子孫，神明的後裔；西洋各國是新進的。據我們的理想，彷彿中國底社會秩序，應當比西洋的高得很多。那知一證事實，才與我們的理想正成反對。我們入了西法社會，苟不看報，幾疑自身已經到了華胥，還了三代，升了天國。何以說呢？都市上看不見有打架的事，鄉村裏聽不見有詬誶的聲音；路上則行者讓途，同居相遇，必脫帽爲禮；平居燕處，笑語聲不聞於戶外，會食則不使聲聞於他人；就在娛樂場所，都有極謹嚴的秩序；稍一失度，輒不爲衆所齒；舟車及行路上，苟有疑難，求助於人，無論認得的，不認得的，都必相助；而以待遇外人，尤爲親切，我們再拿中國社會底秩序來比較，那一件和這個不是反比例？都市上隨處看見的都是打架，閭巷間隨處聽見的都是詬誶聲音；路上只見行人爭路，同居相遇，則夷然不爲禮；平居燕處笑語，必達於戶外；餐館裏必要喝拳猜子，才算盡興，必要杯盤狼藉，才算盡歡；

娛樂場所，必要浪漫放肆，稍守法度，輒爲衆所不齒；舟車及行路上，苟有疑難，求助於人，無論認得的，認不得的，都不相助，就有相助，也是無誠意的；而以待遇外人，爲尤惡劣。（我初到巴黎時，會見一個狠熟的朋友。他向我說：他在會說中國話的上海，他要走迷路，他到了巴黎，雖不會說法語，但是走不迷路。因爲他雖會說中國話，但是遇着上海人，上海人總不理他；他雖不會說法國話，但是遇着法國人，法國人却肯理他。）我不是醉心歐化而鄙責國故底人。這段話不過是就中西社會底事實，比較敘述。至於那樣是好，那樣是壞，請讀者各就主觀，自己去批評罷。

（二）西洋留學生

中國自派留學生的時候到今天，約在五十年以上，用的錢也要上億兆了。但是出的人材，只是看得清，數得出的幾個人。然而從今以後，依然年年不斷的派遣外國官費留學生。究竟犧牲了這樣多，將來的代價是怎麼？大家要想知道這個結果，那對於現在留學生的眞相，不可不注意。

留學生本有東洋和西洋兩種。但是東洋的留學生，國內人近年知道的已經很多，并且我去年於六月以後的「救國日報」的時評「問題的民族」內，已經紹介了一下。只是西洋留學生的眞相，國內人知道的還不很多，所以如今只將西洋留學生狀況，敘述一下。

西洋留學生的種類雖多，但是歸納起來，可得三派。

（1）靜的

這派人中國社會上叫他做「書獃」，我叫他做「紙迷」。其中又可分爲「洋紙迷」與「中國紙迷」兩種。

(1)洋紙迷。　這種人一天到晚，手上拿的是紙，眼睛看的是紙，桌上擺的是紙，屋子裏陳列的是紙；每天除吃飯睡覺外，都是與紙爲鄰。這種人以學工科的爲最多。思想是事實的母親，紙是傳播思想的工具；要學別人的學術，自然要從別人的思想入手；要知道別人的思想，自然要與別人的紙爲鄰。但是這種人他們只記得中國的諺語：「紙上自有千鍾粟，黃金屋。」並不知道串通紙上的話；做成事實；只務多多看些紙，多多記得些紙上的話。考其實際，不但不能把紙上的用爲事實，就只能紙上的完全了解，

豁然貫通的，也是很困難的事。再進問他世界的潮流，和外國底社會，更是墮五里霧中了。這種人在中國舊式的一般人，也承認他們做好學生；不過對現在社會，發生的影響稍少一點。

(2)中國紙迷。　這種人和淸末「翰林式的留生」不差半點。他們都是有了「學究」的底子，已經對於國故保守成癖。所以雖走到歐洲來，也不能和西方文明發生絲毫影響。最好的不過學幾句洋話，看點淺近報章；其次則並語言不學，只在中國留學生各處去聽口風。這種人的聯想極多，傳會不少。他們看見外國底警察，就連想及周官。看見飛機，就連想及公輸子。聽見財政學，就連想及桑宏羊。聽見社會主義，就連想及墨子大禹。聽見個人主義，就聯想及老莊。聽見大同，就連想及孔夫子。聽見新村，就連想及陶淵明。於是或寫信，或做文章，向國內人大大鼓吹，說現在的西洋文明，都是中國幾千年前早已有了的。其實這些東西，雖然不能說完全不似，但是中間還不知道隔了無窮丈遠。所以這種人雖在國內頗受歡迎，但是阻礙社會進步，其罪實在不小。

（2）動的

這種人又可分爲三派(一)西洋式的；(二)中國式的；(三)中間的。

(一)西洋式的　居有廣廈，出有汽車；吊一個洋膀子，夾一個西洋婦人。終日昏昏，出入於餐館咖啡店之間，逍遙乎戲館娛樂場之內。領一名官費，吃到娶妻生子，養子抱孫。沒機會便終身在外國作一個「雙料的貴族學生」，有機會便回國去，上焉者要混公使領事，次焉者也要內而外交部當參事，外而各省外交特派員，再其次的也要混充專門學校以上的語言教習。

(二)中國式的　居有廣廈，出有汽車。在飯桶學校挂個名，終日活動，不出聯絡應酬以外。不是開學生會去演說，打電報，便是歡迎國內來往的偉人政客名士要人，不然便是奔走公使館。也是領一名官費，吃到娶妻生子，養子抱孫。也是沒機會便終身在外國作一個雙料的貴族學生，有機會也是回國去爲政治運動。這種人和前種學生，雖是活動的方向不同，但是他們有同一毛病，就是和靜的學生成正反對。靜的學生要與紙爲鄰，他們又要與紙爲仇了。

(三)中間的這種學生的生活，恰是包括前兩種學生的生活。(靜的動的)這種人並不專讀書，並不專活動；有時讀書，有時活

動。大概是前幾年讀書後幾年活動。不知道的人以爲他們性質含有矛盾意味。那知道他們是有堅定的目的，有組織方法的。而且是始終一貫的。不過活動是達他目的的第二方法，而讀書是達他目的的第一方法就是。這種人，在外國時，便自負好學生；回國去，便是時髦的新官僚一派。隨時隨地，都是國內一般人所最羨慕的。這種人雖於政治上社會上無大影響，但於個人的幸福，到狠看得淸楚。並且對於個人幸福，終身一貫發揮個淋漓盡致，也算是社會內難得的人了。

國內人所希望的留學生，大概就是知此。其餘也有天資穎悟，了解過人。對於所學，無論何種，確能透澈了解，觸類旁通。而且於世界潮流的衝蕩，社會進退的推移，也能處處留心，見微知著。據我看來，這種人到算是中國前途有希望的人；不過爲數不多，只佔全體留學生中百分之一二。

(三)留學法國底利害

自從李石曾，蔡孑民，吳稚暉諸先生提倡華法教育會以來，這一年中國內留法的空氣，一天高似一天。但是自今年正月到我出國底時候，這個空氣，又稍變化。在一年前，全國社會，除少數官僚武人外，無論那一界的老少男女，對這留法一事，沒有不贊成的。但是當我去國前半年的時候，各界的老少男女，對這留法一事，就很有派別了。有贊成的，有反對的，有不滿意的，有懷疑的。而以懷疑派爲最多數。就是我的朋友中，這種人也很不少。所以我這次出國，因對這個空氣，特託我將實地調查的，作一個詳細報告的很多。我現於未敘事實以前，先說兩句題外的話，「法德俄美英這五個國家，立國遠的千年，近的也在數百年數十年以上，撐持到今天，都還能夠占得一個文明的地位，這決不是各有點特色辦不到的。」我們若要準備出國，只宜將別人的話，作爲參考。總要自己拿定主意，切不可聽見一個人說那地方好，就想去；聽說不好，就不想去。我們聽見一個人說那地方好，或是壞，還進而問他們的證據，然後自己取理性和自己的環境來共同考慮。若是他說好，他舉的證據，在我的理想和環境看來，都是很好，那其餘就有無窮的人來反對，我也是要去的。若有說不好的，我的決定的法子，也是和這一樣。若是國內有志留法的人，早適用我這方法，我想這種懷疑時代，早已沒有了。如今且把留法的利害，

敍述一下。

(一)利的方面

(甲)精神的

(子)間接的

這是指法人的思想，而由文字或事物已發表出來的東西。就是思想的學科的特色，和教育的特色。

(1)思想和學科的特色。 法人思想活潑銳敏，故富於創造而多發明。自中世以來，法人在精神上對人類的貢獻，可謂不少。最重要者，如拉馬克的生物學，孔德和柏格森的哲學，孟德斯鳩的法意，盧梭的民約論，聖西門的社會主義，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每一新思想出，不是爲改造世界的先鋒，就是爲學術上開一新紀元。就是現在如哲學，社會學，數學，文學，凡精神科學等，皆冠世界。所以歐美各國的學生，每年到法來留學的不少。

(2)教育制的特色。 人無自治能力，夠不上說自由。所以欲養成共和國民資格，必對於少年教育，取嚴重主義。法國是共和國，人民也是自由人。但是對於專門學校以下的干涉，比各國特嚴。因爲他要使一般人到成年時，享受自由。所以不得不於少年時特別嚴重。他底中學制度，差不多是事事干涉。別的不說，只說一端，如中學學生不准看報，(外國學生不在此例。) 也可以想見他的干涉一斑了。

(關於以上兩種事，以華法教育會報告內說的甚詳，讀者可以參看。)

(丑)直接的

這是指法人性格底特色，可以使我們觀摩的。把他分項說在下邊：

(1)平等 這兩個字，要算法國人才做得淋漓盡致，名符其實。對於他們自國人，在平時候，無論貴至總統，社會上的人，對他也沒有特別優待；賤至茶房下女，社會上的人，對他也沒有特別虐待。若是對外國人，那更不用說了。在英國的社會，不但對黃白人，很有階級的待遇；就同一白人之中，因其國的大小而待遇不同；同一黃人之中，因其國的强弱，而待遇不同。戰前的德國社會上對外人也因人種黃白，國家强弱大小，而有分別。就是號稱博愛的美國，他社會上對黃白人待遇，也很有分別。但

是法國的社會，對待各外國人，不論人種黃白，國之有無强弱大小，就如猶太人，印度人，安南人，南洋土人，非洲的生番，奧洲的蠻子，紅人，黑人，等等，在世界名都的巴黎底社會上，無論什麼地方，和那一界的法國人，對他們都沒得絲毫岐視。

(2)自由　法國國民，除犯罪者，和專門以下學校底學生，和未嫁底女子外，人人都有自由。其積極的表示，如博物館，及宮殿寺院等，一律開放，任人游覽，不取分文。（若在英德和他國，那是照例要錢的。）消極的表示，就是政府對於人民，毫無半點法外的干涉。對於言論，更是自由。不但各種報章雜誌，批評政府的，攻擊政府的，鼓吹社會主義的，是大批刊行，大批發賣；就是鼓吹無政府的，或是鼓吹「散第坎利斯們」的，也是公然大批刊行，大批發賣。不但這些，就是最不自由的監獄，而在法國的監獄，也此別國的監獄自由得很。（我曾看見苦魯泡特金自敍傳，他說：「我坐盡世界各國監獄，只有法國的監獄，算是最自由的。就是獄吏警卒，都很覺得和藹可親。」我把這話問過一個坐過法監的華工，他說的也是這一樣。）

(3)自愛　外人觀察法國的，多批評法人自治力薄弱。不過法人機械的訓練，和虛僞的禮儀，誠然不及英德。但是精神上的自法力，都反超過他們。譬如巴黎的大商店，每天的生意，比中國的商店多；而夥計們，卻比中國的商店用得少。並且無論大小底家主人，對於來客，都不注意偵察；大概由客人自取所需，到賬房去算賬。但是這種店家，從來沒有遺失物件的。各鄉下常有走過千里地方，看不見一個警察。但是每夜雖至遲在鄉下逛，決不會遇着强盜。就是不關門睡覺，從來也沒遺失東西。至於公園的花草，道傍的果木，終年沒人看守，從來沒人去取過。雖是英德社會，也略有這種現象，但是英德社會，所以少强盜的原因，卻和法國兩樣。英人所以少做强盜，是由於職業發達；德人所以少做强盜，是由於警察周密；若法國人社會的職業，既不如英國的發達，而警察也不及德國的嚴密，其所以少做强盜，純由於自愛。他眞人人覺得强盜是不好的事。並且還有一層，法人的機械心狠少，如世界著名繁華的巴黎，無論大商小販，對外人沒有叫做欺詐的事。讀者試想想，這種事不是自愛的人，就是職業發達警察周密，可能辦得到麼？

(乙)物質的

現在對留學法國懷疑的以對這方面懷疑的為最多。換一句話說，就是對於儉學生的生活懷疑。但是他們懷疑的原因，或是由於失望，或是由於連想。由於失望的人，以為一到法國就可揀金子，騙婦人；及到法國，一不能達目的，便說儉學生生活不好，並且抱怨華法教育會不好。由於連想的，以為歐美生活，如彼之高，三千佛郎，如此其少，因連想儉學生生活，必和北京底車夫，上海底苦力一樣，殊不知所謂儉學生的話，是對於官費生和奢侈的自費生而言。意思說我們只籌足衣食住的費用，到外國去讀書，並沒奢侈費用。其實名稱雖叫儉學生，而他們的生活，依然比北京上海的奢侈學生優美高尚在十倍以上。我們只要不存一種「到法國去撿金子，騙婦人的心，」那麼，這種儉學生生活，不會覺得苦的。至於要知道這種詳細情形，請看華法教育會的報告便得。

（二）害的方面

在法國留學，據我看來，可以說是有百利而無一害。但是一定要嚴格搜尋起來，也可以在消極方面，搜出一點兒害處。

（一）精神的。　法人的思想，因為富於創造，其流弊就容易偏於直覺。因為偏於感情，其流弊及容易流於武斷。至於法人的性格因為學問平等，不免有自卑的流弊。因為酷愛自由，不免有放縱的流弊。因為偏於自愛，不免有消極的流弊。

（二）物質的。　生活優美，容易發生驕奢，起居安適，容易發生佚樂。

留學法國的好處，雖有那樣多，然而中國的留學生，學得的很少。留學法國的害處雖少，然而中國學生，却學得很多。這個原因，究竟是法國底教育的不良呢？還是中國留學的分子不好？

詩體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見

李思純

我對於新詩的創造問題，自來莫有敢輕易批評主張。現今關於新詩的文字，除了胡適之先生外，少年中國也出了兩本『詩學研究號』都是研究這新詩的創造問題。我個人的意見，以為詩體革新的理由，無論何人，也不能非議。但對於現今的所謂新詩藝術的方面，儘有使我懷疑之點。質言之；我對於現在的新詩，很有不滿足的地方，懷疑他已有代替舊詩的能

力。眞是我很望國內新文家的努力了。至於近年來國人的討論，除胡適之先生略及於形式方面外，其他的討論，都偏重於詩的作用價值，及詩人的修養。儘有人主張着眼藝術方面，却於詩的形式，大概存而不論。我認爲詩的形式，是一箇重要問題。因爲他與詩的藝術，有甚深的關係。所以略述我對於形式上的意見。我知道國人方倡詩體解放的時候，我偏拘拘論及形式問題，必有人笑我爲『卑之無甚高論』。但現今的新文家，如果有以創造新體，代替舊體的決心，那麽，詩的形式方面，也不可太爲忽視能。

一九二十年九月十九日，於巴黎盧森堡園側旅舍中。

(一)詩的藝術與詩的形式

詩的本體，不外是兩方面。一面是屬於思想的，所謂文學的內容。一面是屬於藝術的，所謂文學的外象。內容的方面，是詩的精神。外象的方面，是詩的形式。宗白華君的新詩略談說的：『詩的定義，可以說是用一種美的文字——音樂的繪畫的文字——表寫人類情緒中的意境。』又說：『這能表寫的適當的文字，就是詩的形。那所表寫的情緒，就是詩的質。』他這說法，是我所贊同的。從這樣看來，這詩的形，詩的外象，即是所謂『形式問題』藝術的作用，完全屬於形式的方面，外象的方面。而不屬於質的方面，內容的方面。這是一定的道理，無可疑詰的了。

我們不滿意舊詩的地方，完全屬於形的方面呢？還是質的方面呢？我以爲在舊詩那樣固定的形式之下，還能自由運用，以極精巧的藝術，做到了無不能達之意境。那樣藝術的美妙可驚，我們只有佩服。反言之，在我們現在這樣自由的詩體，無格律的束縛，儘可以縱筆所之，而反做不出更好的詩來，眞可以羞慚而死了。美的意念本無一定。有整齊的美，勻稱的美。也有參差的美，零亂的美。舊詩的形式，是整齊的美，勻稱的美。舊詞舊曲的形式，是參差的美，零亂的美。這是人人知道的。新詩創造的形式，是以整齊勻稱爲美呢？還是以參差零亂爲美呢？這是創造新體的人，不能不留意於下筆之先的。不可以『詩體解放無有定形』的籠統話，便敷衍過去。

如有人說：『新詩的創造，注重在主義與思想。其美在內容而不在外象。質言之：便是重精神不重形式。』這話便大錯了。精神與形式，不過一物的兩方面，並非截然可分的二物。斷莫有不重

精神而形式能肖的。也莫有不重形式而精神能完的。中國一知半解的美術家說：『中國畫重精神，輕形式。外國畫重形式，輕精神。』又說：『中國畫神似，外國畫形似。』這都是理解不充的話。要知道中國畫的隨意塗抹，點畫人物，神固然似，形又何常不似。外國畫的臨撫實物，按比繩尺，形固然似，神又何常不似。形神二者，豈是能判分爲二的麼？更如擬古派的畫，刻意點線，究心輪廓，形既酷肖，神亦完足。印象派的畫，捉一秒半秒鐘的光線印象，隨意塗抹，不循規矩，或塗赭朱於人面，或旋堊白於牛頭，神既酷肖，形亦不能謂不肖，可見形神兩方互相切合，一有所缺，兩具不完。然則新詩的創造，豈僅能以精神勝於舊詩自豪。換言之，若藝術方面的形式上遠遜舊詩。那麼精神方面，何能離形式而獨完呢。

講到圖畫，我們不僅稱賞他畫風的優美，畫意的超脫。我們還得研究他光的明暗，色的濃淡，用筆的輕重疾徐。甚至畫紙或絹布的粗細厚薄，這種種的說法便是圖畫的形式了。講到雕刻，我們不僅稱賞他意態的自然，趣味的渾成。我們還得研究他肢體的尺度，筋肉的舒弛，甚至石質或銅質的美惡。這種種的說法，便是雕刻的形式了。講到音樂，我們不僅稱賞他精神的超妙，趣味的雋永。我們還得研究他音節的諧和，演奏的熟練，甚至樂器的良窳，這種種的說法，便是音樂的形式了。至於文學，何獨不然。新詩創造的事，形式的藝術，與藝術的形式，確是其中一箇問題。我們不希望詩體的改革，永遠爲幼稚粗淺單調的新詩。而希望他進步成爲深博美妙複雜的新詩。此意大約爲國人所同首肯罷。

(二)中國詩的形式與歐美詩的形式

無論何國的詩歌，大概起於民謠(Ballad)及抒情詩，(Lyri)此是中國與歐洲所同的。三百篇的國風，完全爲當時的民謠及抒情詩。因古代語言的簡短，所以成爲普遍的四言體。(三百篇中雖有不僅四言的，不過偶然的例外) 至漢魏而五言成體，間有七言。至唐宋而七言之體大備。宋元詞曲長句至於十言或十餘言。推其原因，無非根據語言之自然。語言簡古，詩句不得不短。語言複雜，詩句不得不長。其中雖偶有創爲三言及六言體的，因三言過於簡短，不近語言之自然。六言頗近似三言的『複合句。』所以兩種都不能發達。中國詩體之所以必有若干『言』正如歐美詩體之必有若干 Sallable。兩者都根據於文字本身而成的。中國用單音的文字，一字爲一音，所以必制定若干言，使

每句的音節相等而諧和，歐美用合音的文字，一字爲數音，音的長短不等，所以必制定若干 Sallable，使每句的音節相等而諧和。中國的五言詩每句五個字，即是每句五個節音。歐洲的十二言詩；(Alexandrine)每句十二個 Sallable，即是每句十二個節音。這都是根據於文字本身的組織，爲求音節的諧和而天然造成的規範。

律詩所以別於古詩，便是平仄的形式。平仄的作用，也是爲求音節的更諧和而天然造成的規範。並莫有誰人，能具這樣偉大力量，强定平仄，而能使全國從風的。我們看南北朝與初唐的詩，便可恍然於律體的蛻化。『木蘭辭』爲南北朝人的作品，全篇用兒女的口吻，自然的文句，但中間忽然參雜『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的四句，辭藻的鍛鍊，音律的諧和，儼然唐人律句，這便可以考見律體創興的端倪了。此外邱遲的『風沉山尙響，雨歇雲猶積』，江總的『相期紅粉色，飛向紫煙中』都以六朝人而暗合唐人的平仄音律。這可見爲求音節的更加諧和，根據於語言之自然，與音節之自然，不知不覺，便造成了律體。鼓吹詩體改革的人，痛恨於律體之束縛，甚至有詆爲矯揉造作，不近自然的。不知道當時律體之所以成，正是根據於語言與音節之自然，而更求諧和的原因哩。

詞曲的創興，是爲求近語言之自然，而更近一步，爲諧和的長短句。論者深不滿意於詞曲之爲調所縛，不知調是根於樂律，詞曲爲中國的『戲劇詩』(Dramatic poem)與音律的關係很大。他的調，或則宏壯，或則悽麗，或則苦澀，各極其致。作者原可自由選調。至於曲，則作者更可增加逗字，移宮換羽，改變頭尾，也是極自由的。所以詞曲的作用，似乎束縛。其實是不過叫人活動於法律之中便了。

歐洲詩的發源，起於民謠。(Ballad) 到了近世，大約概括的可區分爲律文詩(Verse)及散文詩(Prose-poem)兩種。律文詩的格律謹嚴，正不亞於我國的脊體。古代完全爲律文詩，散文詩乃係起於近代。古代的律文詩，就形式上區別，大約爲民謠(Ballad)律文詩(Verse)無定韻律文詩(Blank-verse)抒情歌，(Ode)諷刺體詩(Satire)十四行詩(Sonnet)十二言詩(Alexandrine)各種。民謠與抒情歌，似是一物，但抒情歌比較有藝術的修飾，不似民謠的純粹根據自然。無定韻律文詩，以莎士比

亞爲最多。諷刺體詩別成一體，以英國十七世紀的德累登(John Dryden-1631-1700) 爲大家。十四行詩，是短詩之一種，大約分詩體爲四段，前兩段每段四行，後兩段每段三行，合爲十四行體。莎士比亞彌爾敦(John milton-1608-1674)大家的集中，也有許多美麗的十四行體，其作用略似中國詩中的絕句體。十二言詩爲典雅的古體。每一行中，一定包括十二箇 Sallable，是極爲整齊的。現今還有不少的作者。律文詩的大概如此。其中的規律體裁，非常嚴密。Blank-Verse 一種，有人譯作無韻詩，其實不過是無定韻能了。

此外便是非律文的詩了。大別是兩種：一種爲散文詩(Prose-poem)一種爲自由句。(Vers libre) 散文詩是以散文的形式，去表寫詩中的情緒意境。自由句起源法國，不爲音律所拘束。這兩種都是近代歐洲所創興的。中國的新詩運動，不消說是以散文詩自由句爲正宗。但歐洲現在的詩人，是律文散文並行的時候。我們的新詩，是否還有創爲律文的必要呢？這也是當研究的問題。

詩的音節形式，如果仍是詩體中的重要原質，那麼我們便得談談歐美詩的形式。歐美古代律文詩的規律，極爲複雜。便在現刻，除了散文詩與自由句外，詩中的音節格律，仍是細密。約舉如下面的幾種：(一)節音，(Sallable) 其意義等於中國詩之所謂『言』。每句裏有一定的節音，使詩體的音節諧和。(二)叶韻，(Rhyme) 通常是指的句末用韻。句末用韻，能使音節加倍鏗鏘，這是中外所同的。(三)叶律，(Metre) 是每句中的音節整理，使其諧和。(四)駢句，(Couplet) 是複體的兩種同式句法，排比一起。(五)分段，(Stanza) 是每篇長詩的畫分小段。如像英國十五世紀的蘇格蘭王詹姆士第一，(James the first-1994-1437) 所著的『國王的書冊』(King's guhair) 一詩，其中即包含一百九十七箇 Stanzas。(六)首韻 (Alliteration) 是每句的第一箇字(Letter)必須要用同樣的。這種規律，現在的詩却莫有了。英國古代撒克遜律文詩，(Saxon Verse) 却極重首韻的。(七)止音，(Pause)是每一節段，在誦讀停止時的斷音。(八)抑音，(Cadence) 是每段末尾，在誦讀時降下的低音。(九)格調 (Sty.e) 是詩人的氣體，在英國有所謂『斯賓塞格』(Style of spencer) 『彌爾敦格』(S yle of milton) 『阿西曼格』

(Style of Ossiman) 種種。正如中國李杜蘇黃各有他的特殊的格律。歐美律文詩的規律大概如此。我們創造新詩的朋友，雖不必全效他那古代束縛的定形，但爲詩的外形的藝術上起見，却有研究的價值哩。

歐洲詩就形式上區分，大約如此。但在性質上區分，又可列爲三大派別。第一是史詩，又名紀事詩。(Epic poem) 在英國以彌爾敦爲代表。中國如杜甫的「諸將」「北征」「哀江頭」「洗兵馬」諸篇，便有紀事詩的意味。第二是樂詩，又名戲劇詩。(Dra-matic poem) 在英國以莎士比亞爲代表。中國如漢魏的樂府，周柳姜張的詞，關馬鄭白的曲，明人的院本傳奇，都有戲劇詩的意味。第三是抒情詩。(Lyric poem) 以古代民謠及羅曼主義者的著作爲代表。中國如「子夜歌」「長相思」及詞曲之一部分，都有抒情詩的意味。現在的新詩，完全否認文字音韻上的「平仄清濁」「一字一音」爲不成問題，顯然是莫有與音樂諧合的趨向。所以我們可以說他的性質，限於 Epic 與 Lyric，却不注意於Dramatic。他的音節，只是自然的音節，不是樂律的音節。若如康白情君說的：新詩也可以製譜入樂。這話却要請音樂專門家來解答了。

(三) 詩體革新之歷史及現在的成績

中國自與歐美交通以來，自政治以至社會，無不震撼變動。其中尤以學術思想上的變化爲最烈。幾千年的舊文學，豈能應今日的需要與利用。詩體的革命，原是一定不易的革新的動機，始於清代末年。譚嗣同黃遵憲的著作，便以驅使歐語，創造新名，鼓吹思想爲事。譚嗣同尤以詩界革命自豪。見自題詩集，爲「三十歲前舊學第幾種」，便可見他的文學革新的意見。可惜他爲時代所限，且又早死，莫有見改革的功效。他的朋友梁任公却在「飲冰室詩話」上面，批評譚嗣同改革過激。他說：「詩體的革命，只在以舊風格含新意思爲止境。」這種不敢打破舊體的改革，只是時代思想不成熟的原因。至於實行改革的時機，自然是以胡適之先生爲「晨雞一鳴」了。胡適之先生的改革，我們還可以看出他的變化之痕跡來。他原想以文言創新體，進一步而以白話來做舊式的歌行及詞曲，再進一步而打破舊形式，作自由句。但有時仍運用詞曲的風格形式，並且句末用韻。最後纔從事於無韻的自由句，他的嘗試的Programme，是很明白可見的。

他這種嘗試；究竟成功或失敗，他此刻或已得了解答，或還未得解答，無從知道。但國內從事於新詩創造的人，却是風起雲湧。新詩的作品，也日見其多。其中粗疏淺薄的幼稚作品，摹仿雷同的單調作品，自然不少。却是確有成績可見，顯示一種能代替舊詩的力量的作品，也覺能發現了少許。二三年來，從報紙雜誌上披露的看來，就我所能記憶，並且箇人的意見，認爲確是一種成績的。如沈尹默君的『三弦』周作人君的『小河，』周無君的『黃蜂兒，』康白情君的『登泰山』『乾燥』『疑問，』郭沫若君的『鳳凰涅槃』『天狗』諸篇，都是良好的作品。此刻的新詩，自然還有許多缺點。是否已有代替舊詩的能力，自然還是疑問。但是他確實的成績不壞，確實可爲中國的詩體之一，是無可致疑的。——胡適之先生的嘗試事業，我不能知他意中的成功與失敗。但在我個人的意中，却認爲有成功的希望了。

我對於現在新詩的不滿，大約如下：——

（一）太單調了。　文字的作用，原以複雜爲美。一二年來的新詩，寫景的多，敘事的少。實寫社會事象，只及於貧富階級的片面，而未嘗措意於其他各方面的繁複事象。精密觀察自然的作品還莫有。表現哲學的意境的詩也莫有。神秘的象徵的作品，固然太少；便是羅曼的作品，也不多見。質言之，新詩的創造，還免不了單調兩個字。

（二）太幼稚了。　形式上的幼稚，很是新詩的缺點。述感的一方面，所有『你啊，我啊，心啊，意啊，』那樣直率無味的字句。寫景的一方面，所有『紅的，藍的，白的，黃的，青的，翠的，』那種幼稚拙劣可笑的描寫。都是可以證明新詩形式的幼稚，藝術的缺乏。以這樣幼稚的形式，缺乏的藝術，何能使新詩的建設成功。所以肩負創造責任的新詩人，於藝術的訓練上，還得注意。否則懷挾着極有價值的情緒意境，却不能以適當的方式，表寫出來，豈不可惜了麼！

（三）太漠視音節了。　新詩的音節，固然可以不必像舊詩那樣鏗鏘，但自然的音節，幫助他的適當之美的音節，却不可不要的。更具體說，他與散文 (Prose) 的區別，可以說十之八九，是屬於音節方面。並且單節音 (Monosallable) 的中國文字，音節的關係較重。爲詩體外形的美起見；也不可過於漠視音節的。中國一般社會的俗歌俚謠，本無微妙之意境，深長之趣味。

不過因爲音節的合於歌唱，所以也就『不脛而走』，顯示出支配社會的大力量。我們於這一點上還得深思。若說是社會的歡迎與否不關重要，那麼我們也不過與『拜杜尊韓』的舊式作者一樣，閉了門自家賞玩頑意兒罷了。

以上三條，便是我所不滿之點。但都是屬於藝術上的缺點，而不屬於根本上的缺點。都是形式上的不足，不是精神上的不足。『草昧初闢』『大輅椎輪』的新詩，形式上的不足，與藝術方面的缺點是意中應有之事；不足爲病的。這是我所盼望於新文家今後的努力了。

(四)今後之要務

談了以上的許多意見，對於今後的新詩創造問題，我們便也知所當務了。除開精神的內容的修養的方面不說，只談藝術及外象的問題，依我個人的意見便有以下的兩大端：——

(一)多譯歐詩輸入範本。　論到中國的文藝界，無論詩歌小說戲劇，我們自然竭力趨向創作的一條路。我的意思，以爲創作固是要緊，但創作的天才，還是要經歷一番藝術的訓練，才能更加幫助他的創作能力。所以一面濬天才的創作，一面輸入範本，以供創作者的參考及訓練，也是最要的一件事。在詩體未革新以前，古代的詩歌，便是藝術訓練的範本。詩體既已革新，一般作者，既鄙棄舊式的作品，又未讀歐美的詩歌。既無範本的供給，自然缺乏藝術的訓練。所以新體創作的基礎，便非常薄弱。莫要說天才不必需範本，因爲藝術訓練之必需範本，是一定不易的事。巴黎的盧森堡博物館，每日許多的畫師，挾着用具進去，對着那壁上的名畫，一筆一筆的臨摹起來。每臨一幅，動輒經月。難道這班臨摹的畫師，不能信筆所之，自由揮灑麼？他們必定要做這樣的工夫，無非一種藝術的訓練罷了。文學也是藝術之一，訓練的工夫，又如何可以忽視呢？從這樣看來，多譯歐詩輸入範本，竟是一定不易的方法。可憐的中國人，莎士比亞彌爾敦許俄哥德鬧了二十年，至今還莫有看見他們著作的完全譯本哩！

(二)融化舊詩及詞曲之藝術。　舊詩及詞曲的藝術，是很有可稱的。所以融化此種藝術，以創造新詩，也可免了許多幼稚直拙的病。胡適之康白情兩位的新詩，都有融化舊詩、以創造新體的趨向，這是明瞭可見的。胡適之的『新婚雜詩』『一顆星

兒』都融化得有詞曲的音節。康白情的『從連山關至祁家塞』一首，開首兩句道『這裏的山花比銀還要白些。這裏的山色，比黛還要濃些。』寫景非常美妙。覺得比較王士禛稱賞的『穀城山好青如黛滕縣花開白似銀』趣味還更濃厚。這便是融化舊詩的作用了。

我對於新詩的形式問題，所見大約如此。總括言之，國人如不安於現今單調粗拙幼稚的新詩，以爲不滿足。爲欲進步爲深博美妙複雜的新詩那麼，於我說的形式及藝術上種種問題，總得留意一下。至於詩歌的作用價值，詩人的人格修養，論者已多，也不用我再說了。

此文主旨，過求切近事實，苦於不能爲高遠之論。我知道披露以後，必有人深致不滿。但我自信熱心於新詩的創造問題，且確信詩體革新的必要。又不安於現在的所謂新詩，而以爲滿足。期望過切，所以也言之過激。並且我也確信，無論何人，不敢說今日的新詩已是至美盡善，無可改進。我更確信，無論何人，不敢說新詩的不重藝術。那麼，此文或者也可以供國內新文家的一覽罷。

慤生附誌，

失路之兒（小說）

法國哥伯　原著
何魯之　譯

耶穌聖誕的頭天早晨，兩件有關係的事情同時發生，一是太陽從東方起來，一是戈得弗洛瓦先生從床上起來。

太陽與戈先生雖是同時起來，但是他們起來以後的光景却迥然不同。

你看那可愛的太陽對着那些可愛的事物啊，就是傍着戈先生住的那條大街，叫做馬林塞耳布的街旁的椰子樹，被昨夜的霜凍了一夜，彷彿上面鋪着些糖粉一樣，太陽首先就照着他很像玫瑰色的珊瑚，眞有趣。太陽漸漸高了，一般謀生活的人也都出外來了，那些穿着輕暖衣服的辦事人，都急急向着他們辦事地方走去，工人哩，膀臂下都挾着一段圓麵包，電車夫哩，正拿着機柄搖動他的鈴子，街側賣炒栗子的也正在那里炒第一鍋，太陽那種不熱而可愛的光正正晒着這般人，彷彿輕輕的在那里發笑，他那種大公無私的樣子，直叫人人都喜歡他。

戈得弗洛瓦先生是一個有錢的富翁，祗有一個兒子，叫做阿

烏耳；今年才滿四歲；戈先生因爲事情很多，平日很難得用心去照料他；耶穌誕日的頭一晚，戈先生爲他買了許許多多的玩具，高高與與坐着馬車回來，但是剛進門，就聽說他的兒子被保姆在阿里耶耳城門丟失了。

戈先生立刻倒退了兩步，好像才被槍彈打中了的傷兵一樣，保姆也伏在他的脚下，呻吟着道：「恕我…恕我…你的兒子失落了。」

此刻戈先生的心裏，眞是說不出的難過來；腦袋上的頭髮，都飛了起來，一種可怕的樣子；他張張皇皇又坐了馬車跑了；車子上還堆着許多好看的玩具哩。

「我的阿烏耳…我的兒子…他在那里呢？」戈先生不斷的哼着；兩隻手撕着坐墊上的皮子。這個時候，甚麼頭銜啊，榮譽啊，財產啊，都不中用了，戈先生此時只有一個念頭，好像一根火紅的釘子，在他腦袋裏燒着，便是「我的兒子…他在那里呢？」

警察署裏頭，靜悄悄的，彷彿許久就沒有人出入了。

戈先生一路叫着進去「我是戈得弗洛瓦勒爾的議員，我的兒子在巴黎失落了，我要見署長。」立刻就給了傳事的一個金圓。

那傳事的是個老練的人，嘴上一撇灰色八字鬍，接了金圓，倒不甚注意，反轉注意了這可憐的老頭子，他領着他到了署長的私宅，又替他按了門鈴；一會兒戈先生便見着署長了，此刻他滿腔的希望，都完全集在署長的身上了；署長是一個很能盡職的人，此刻穿着晚服——將要出門了——很誠懇的面容，戴着一隻單眼鏡。

戈先生兩腿疲軟得很，倒在椅子上，只是流着眼淚，對着署長說他的苦痛，說得很急躁，但常常因爲傷心，又咽着喉嚨，說不出來。

署長——也是一個家庭中的老頭子——心裏非常感觸，但是因爲職務關係，只好自己撐持着。

「戈先生，你是不是說你的兒子在四點鐘的時候失落了！」

「是的，署長先生。」

「在黃昏的時候，却不免糟糕……，在他這個年齡，是不能往前走的，他說話又不清楚，又不知道住址，他又不能說他的姓，是不是如此的？」

『是的！是的。』

『在阿里耶耳城門旁邊失落的可疑的區域。……但是你却不要着急，……那里我們有個警察巡長很精明，……我立刻就打電話去。』

可憐的老頭子，單單一個人在那里坐了五分鐘，精神也沒有了，心裏止不止的跳。突然署長進來了，嘴角上微微的帶點笑意，眼角上也帶着幾分快樂的神情，『尋着了。』

『啊！』戈先生叫了起來。立刻跑去緊緊的把署長兩隻手握着。

『戈先生，我們眞好運氣，是不是一個褐色頭髮的小孩子？面色微微有點黃？披的一件藍絨衫？戴的一頂有白毛的小毡帽？』

『是的，一點不錯，正是他，……正是我的孩子阿烏耳。』

『好了，剛才有人到警察所報告了，說他就在附近一個窮人家裏，你看他的住址：「勒瓦洛瓦稍勒區加育街，畢耶龍。」你快坐着車子去，可以早點看見你的兒子，……但是我們警察所的人說過，你去時，不要向着那些華麗的房子去問，因爲收留你兒子的，是一個賣小菜的，……這也無甚關係，是不是呢？』

『啊，是的，……無甚關係，』戈先生誠懇的謝了署長，急急忙忙奔下樓來，跳上馬車。此刻我們知道，那賣小菜的，雖不是一個上等人，但戈先生一定要去和他親近的，不錯，戈先生是銀行的總理，又是議員，又是得過獎章的職官，但是他還得去和那賣小菜的行最親密的禮的。戈先生此時一無所思，只知道如何去愛他的兒子，一路上只聽見他這些聲音：『車夫，快走，快…快…』

天已晚了，又冷，馬車急急的穿過巴黎，走到馬林塞爾布街，好像收束不住的一樣，又越過了城門，經過了些最華麗的房子，轉眼便入了一段卑陋的房屋及黑暗的小巷，車停了，車上燈光很亮，戈先生早望見一所石灰塗的老房子，是了，這正是畢耶龍住的地方。門開了，出來一個人，看去很精幹，不愧是個法國人，紅黃色的鬍子，缺了一隻手，他絨汗衣的左袖，捲做了兩叠，緊在膀子下；那人見了華麗的馬車，同穿皮衣的老紳士，便歡喜的說：

『先生，你就是他的爸爸嗎？不要怕，孩子很平安……，』那人便側着身子讓他進去，把一根指頭放在嘴上示意說：『悄悄的他正在睡，』

房子裏點了一只煤油燈，並不很明亮，但是裏面的東西，戈先

生早看清了：一個櫃桌，缺了一只抽屜，旁邊幾把跛脚的椅子，一個圓桌，上面擺着一隻酒瓶；只有半瓶酒了，又有三個盃子；還有一個盤子，裝了一點冷牛肉……。

那人拿着燈，站着脚尖，輕輕的走在屋角上照了一下。阿，那里還有一間乾淨的床，兩個小孩子正在上面睡着了，一個年小的，睡在那一個的懷裏，那個的手，緊緊抱着這個的肩頭，戈先生認得清楚，這一個便是他的兒子。

畢耶龍低聲說：『這兩個像睡死了，始初我不知道別人什麼時候來尋這個小先生，我才把他們安置到我的牀上，等到他們睡去了我才到警察去報告。平時慈多耳睡的是懸床；我今天想，他們兩個這樣睡法，要較好些；我原打算看守他們一夜，明天清早，才往哈耳去的。』

弋先生此刻心裏反轉不安起來，他注意這兩個睡着的孩子；兩個睡在一間不大好的鐵床上，上面一床灰呢被；又像軍營中的，又像病院中的，處處都現出感人的樣子。阿烏耳穿着很美麗的絨衫，睡在他小朋友的懷裏，好像有種胆怯的信托心，便愈覺添了些脆弱的神氣；戈先生念一回他的兒子，又聯想到那個紫紅面皮身體强壯的孩子。

『這是你的兒子嗎？』戈先生問

『不是，先生；我還是未接婚的人；這是一件意外的事。……唉！真慘阿！這是我養起的……。兩年前有個女鄰居；是一個苦人，小孩還抱在手裏，他就死了。那鄰居的職業，是個穿花圈的，他這職業，很難於生活，他養他的兒子，直到五歲？此時鄰近買花圈的，他的兒子差不多可以帮忙了，到他死了，這孩子就隨着我了。啊！我倒沒有甚麼功勞，反漸漸得了他許多益處，他到了七歲，就很能替我帮忙，禮拜日或禮拜四或其他的日子，他出了學校，就同我在一處，帮我推車子，這個事情對於我，倒不是很便宜的？……從前我是一個配置機械的工人，每天工錢十佛郎，罷了；慈多耳倒是一個善於辦事的，尋得你的兒子，就是他。』

『怎麼？就是他？』戈先生猝然發問。

『我剛才給你說的那孩子，他出了學校，就在路旁遇着一個小孩子；一路走，一路哭，他就去問他，又安慰他，末了又盡力引導他。但不知道你的兒子說了些什麼？到底他說的是英國話？是德國話？總沒法子叫他說出姓名和地址來。……慈多爾把他引到

我的面前，那時我正在賣菜好待也不遠；但是圍着我的那般太太姑娘們，一時就像蛙叫一般，都說：「應該把他引到警察所去。」慈多耳極力反對，說是「沒把小孩子嚇壞了。」不多會，你的兒子也不願離開慈多耳了，壞事了！我只好不賣菜了，一同回來，他們兩個合着吃了一塊麵包，簡直是好朋友，隨後就去睡了，兩個都很好！」

那人的一席話，於是就在戈先生腦筋裏縈繞起來……戈先是一個富翁聽完那人說的，不過只把窮人生活的黑幕揭開了一小角，但是已經這樣苦了。

戈先生便叫着畢耶龍說：『我的朋友，把你同你的孩子都勞累了，……不久……不久你就曉得我不是忘恩的人。……但從今天起，……我見你境遇也不甚好我甚願幫助你做個紀念。』

戈先生當時就伸手去摸他裝銀票的袋子，畢耶龍忽把手按着他的肩膀。

『不…不…先生，我從前是個軍人——我還有東京的獎牌，在那抽屜裏，——我只顧吃我自已掙來的麵包。

『這樣，……眞不愧是個軍人，……我看你眞有點能幹，……你是很可注意的人，等着罷。」

畢耶龍帶着半愁半笑的神氣，露出失望的樣子，冷冷的說然則，你只注意我了。……」

『還有慈多耳哩，你願意我照料慈多耳不？』戈先生這樣叫着。

畢耶龍很喜歡的說：『唉！正是啊，我常想着這可憐的孩子，他靠着我的時候，我就沉吟想：「眞可惜了！」因爲他很聰明，就是小學校裏的敎師，也很愛他……』

接着畢耶龍又說：『我想，我們可以把小孩子搬到車上，同你的家裏，比較在這裏好些。……啊！你要把他抱在懷裏，好在他還沒有醒。……在這樣年齡上，倒睡的很好。……但是應該把鞋子先給他穿上。』

戈先生隨着畢耶龍的眼睛看去，火爐裏還有一點微火，將近要滅了，爐前放着兩雙小孩的鞋子；一雙是阿烏耳的，很精緻，慈多耳的那一雙已穿破了；每一雙鞋子裏，放了値得一兩個蘇一支的紙人，和一袋雜貨店帶賣的糖果。

畢耶龍很慚愧的自言自語說：『先生，這是慈多耳在睡前放

在這里的：……我從警察所巴來的時候，恐怕你的兒子不願在這里睡，所以買了些不値錢的東西……你知道的；……爲小孩，……在他們醒來。……」

戈先生兩隻眼睛裏都噙着一泡眼淚！……忽地跑出去，一分鐘又進來了，兩手抱着一個很好看有機械的馬，一盒鉛做的兵，還有一些好看的東西；這些都是戈先生爲他兒子買來放在車裏的，有些是鍍金的，有些是油漆的，樣樣都是非常好看的；他都放在兩雙鞋子的旁邊，倒把畢耶龍看呆了，戈先生更挽着畢耶龍的手，發出一種顫動的聲音說：

『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這些東西，我甚願他們醒來，就在這里分來頑，慈多耳從此就是阿烏耳的朋友，……好朋友，我更感謝你，你給我的教訓眞不少啊。……』

詩

勝利的死

郭沫若

——愛爾蘭獨立軍領袖，新芬黨員馬克司威尼，自八月中旬爲英政府所逮捕以來，幽囚於劍里克士通監獄中，恥不食英粟者七十有三日，終以一千九百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死於獄。——

其一

Oh! once again to Freedom's cause return
The patriot Tell — the Bruce of Bannockburn!

Thomas Campbell. (下同)

哦哦！這是張「眼淚之海」底寫眞呀！
森嚴陰鬱的大廈——可是監獄底門前？可是禮拜堂底外面？
一羣不可數盡的兒童正在跪着祈禱呀！

○

「愛爾蘭獨立軍底領袖馬克司威尼，
投在英格蘭劍里克士通監獄中已經五十餘日了，
入獄以來恥不食英粟；
愛爾蘭的兒童——跪在大廈前面的兒童——
感謝他愛國的至誠，
正在爲他請求加護祈禱。」

○

可敬的馬克司威尼氏呀!
可愛的愛爾蘭的兒童呀!
自由之神終會要加護你們，
因爲你們能自相加護，
因爲你們是自由神底化身故!

(十月十三日)

其二

Hope, for a season, bade the world farewell,

And Freedom shrieked — as Kasciusko fell!

愛爾蘭的志士!馬克司威尼!
今天是十月二十二日了!(我壁上的Calendar永不曾引我如此注意)
你因在剝里克士通監獄中可還活着在麼?
十月十七日倫敦發來的電信
說你斷食以來已經六十六日了，
然而容態依然良好;
說你十七日底午後還和你的親人對談了須臾;
說你身體雖日漸衰頽，
然而你的神彩比從前更加光輝。
然而今天是十月二十二日了!
愛爾蘭的志士!馬克司威尼呀!
此時此刻的有機物彙底當中可還有你的生命存在麼?
十月十七日你的故鄉——可爾克市——發來的電信
說是你的同志新芬黨員之一人匪持謝樂德，
囚在可爾克市監獄中斷食已來已六十有八日，
終以十七日之黃昏溘然長逝了。
——啊!有史以來罕曾有的哀烈的慘死呀!
愛爾蘭底首陽山!愛爾蘭底伯夷叔齊喲!
我怕讀得今日以後再來的電信了!

(十月二十二日)

其三

Oh sacred Truth! thy triumph ceased a while,

And Hope, thy sister, ceased with thee to smile.

十月二十一日倫敦發來的電信又到了!

說是馬克司威尼已經昏死了去三回了！
說是他的妹子向他的友人打了個電報：
望可爾克底市民早爲她的哥哥祈禱，
祈禱他早一刻死亡少一刻痛惜！
不忍卒讀的傷心人語喲；讀了這句話的人有沒有不流眼淚的麼？
猛獸一樣的殺人政府呀！你總要在世界史中添出一個永遠不能磨滅的汚點？
冷酷如鐵的英人們呀！你們的血管之中早沒有 Byron, Campbell 底血液循環了嗎？
你暗淡無光的月輪喲！我希望我們這陰莽莽的地球就在這一剎那間，早早同你一樣冰化！

（十月二十四日）

其四

Truth shall restore the light by Nature given,
And, like Prometheus, bring the fire of Heaven!

汪洋的大海正在唱着他悲壯的哀歌，
穹窿無際的青天已經哭紅了他的臉面，
遠遠的西方太陽沉沒了！——
悲壯的死喲！金光燦爛的死喲！凱旋同等的死喲！勝利的死喲！
兼愛無私的死神！我感謝你喲！你把我敬愛無暨的馬克司威尼早早救了！
自由底戰士，馬克司威尼！你表示出我們人類意志底權威如此偉大！
我感謝你呀！讚美你呀！「自由」從此不死了！
夜幕閉了後的月輪喲！何等光明呀！……

（十月二十七日）

（書後）這四節詩是我數日間熱淚底結晶體。各節弁首的詩句都是從康沫爾 Campbell 二十二歲時所作「哀波蘭」The Downfall of Poland 一詩引出。此詩余以爲可與拜倫底「哀希臘」一詩並讀。拜倫助希臘獨立，不得志而病死；康氏亦屢捐納資金以惠助波蘭。兩詩人義俠之氣亦差堪伯仲。如今希臘波蘭均已更生，而拜倫康沫均已逝世；然而西方有第二之波蘭，東方有第二之希臘，我希望

拜倫康沫之精神 Once again to Freedom's Couse return!

末尾

王獨清譯

——Tagore作——

是我走的時間了，母親；我就要走的。

當寂寞的黎明棚欄兒黑暗底時候你在牀裏伸出你的腕兒向着你的寶寶，我將要說；『寶寶不在這裏喲!』——母親，我就要走的。

我將要變成那空氣底快活的流動把你擁護着；我將要是那水中底波紋要當你洗澡底時候，把你吻着再把你吻着。

在起大風的夜裏雨在樹葉子上把打把打的響着你要在牀上聽我的悄悄兒說的話，我的大笑要閃動着引的電光通過了開的窗子進了你的屋子。

設使你睡醒了，想你的寶寶遲的到了夜間，我便要從星星裏給你唱着，『睡呀母親，睡呀，』

在迷離底月光上我要偷的過着你的牀兒，正當你睡了便橫着上了你的胸兒。

我要變成一個夢，經過你的眼皮兒底小孔兒上我要一滑脚跌在你的睡眠底坑兒裏；當那時你睜開睡眼四圍一看便要驚起來，却像一瞬間的螢火我將要馬上飛進了黑暗中去呢。

當那時，是 Puja 底大祭日，鄰近底孩兒來圍着房子遊戲，我將要化合在笛子底音調裏便整天的在你的心中振盪着。

親愛的伯母要來送那『Puja禮』便問着，『我們的寶寶在甚麼地方呢，妹子?』母親，你要柔和的告訴她，『他是在我的眼睛底瞳子兒裏，他是在我的身子裏還在我的靈魂裏。』

原詩——

The end.

It is time for me to go, mother; I am going.

When in the paling darkness of the lonely dawn you stretch out your arms for your baby in the bed, I shall say, 'Baby is not there!'——mother, I am going.

I shall become a delicate draught of are and car-

ess you; and I shall be ripples in the water when you bathe, and kiss you and kiss you again.

In the gusty night when the rain patter on the leaves you will hear my whisper in your bed, and my langhter will flash with the lightning through the open window into your room.

If your lie awake, thinking of your baby till late into the night, I shall sing to you from the stars "Sleep mother, sleep."

On the straying moonbeams I shall steal over your bed, and lie upon your bosom while you sleep.

I shall become a dream, and through the little opening of your sleep; and when you wake up and look round startled, like a twinkling firefly I shall flit out into the darkness.

When, on the great festival of Puja, the neighbours' ‘hildren come and play about the house, I shall meet into the music of the flute and throb in your heart all day.

Dear auntie will come with puja — presents and will ask, "Where is our baby, sister?" Mother, you will tell her softly, "He is in pupils of my eyes, he is in my bady and in my soul."

瓌珴璘與薔薇

VIOLIN and ROSE

A Neo-Romantic Tragedy in Four Acts

田　漢

(少年中國戲曲集第一集)

新羅曼主義的戲劇

第三幕

人物：

李妻呂夫人(五十歲)

李子李家麒(十七歲意氣甚盛之少年)

李簡齋（華服）

柳翠（鮮衣）

佈景：

李簡齋書房

（開幕時呂夫人專心在勝家公司縫衣機器上面做衣見其子家騏讀書心若甚慰。家騏方讀時下雜志）

呂夫人　（停機對其子）家騏你怎麼專門讀一些時下的雜志呢？別的書總沒有聽見你讀過。

家騏　媽！我讀的都是現在新思想的雜志，讀了狠有益處我在學堂裏因爲思想很新，那一些讀死書的人都趕不上我。我將來想做個思想家。媽好不好？

呂夫人　你能夠成一個有思想的人，媽自然是喜歡的。不過你總要切實讀書，不要哄我。哄了你的媽不要緊，哄了你自己將來吃虧也是你自己哩！新雜志讀讀固然好，專讀讀幾本新雜志便可以成新思想家嗎？

家騏　（放書）媽！現在有好多號稱新思想家的幾時切切實實讀過書？我還不知道也不過是雜志上的學問。（冷笑）即如黎順卿先生也不過是幾本雜志念得熟，就吹的那們大。

呂夫人　（笑着）你難道就學他們？算了嗎他們就算得新思想家嗎？（低頭又縫起衣來，一面縫一面講）咳！我祇怕你也學你的老子一樣，華而不實！家騏呀（略把眼望望家騏又縫下去。）

家騏　（笑着把雜志一丟）甚麼撈什子新雜志不讀了（一面走下位來小孩子一樣倒他娘的懷裏望着娘的臉說）媽！我信你的話。

呂夫人　（一手拿着布片，一手撫着家騏的頭說）祇要你信娘的話，便是好孩子了。（目光移至地面的雜志上手推着家騏）孩子！快些去把雜志檢起來。娘不過要你切實讀書，不是要你莫看雜志哩。你要看便把他看。看完能丟丟，打打做甚麼。做人不要輕薄讀書也不要輕薄呢。

家騏　（忙把雜志檢起插在架上仍站在他母親面前。他母親低頭縫衣如故。家騏以右手按着他母親的手，望着他的臉說）娘！你停一會子罷。又不是沒有衣穿，要自己縫甚麼？

呂夫人　（停着機器眼望着家騏笑）你現在有了衣穿了嗎？

家麒　（右手徐徐縮回來）不是！你老人家歇一會子再縫不好嗎？媽不過做做手工，過過日子，又不要賺錢，何必那們忙呢。和你的兒子談談世事聽不好嗎？

呂夫人　談談世事也好。我總怕你不懂世事，就再多讀書，也沒有用處！你坐起來，（家麒還是倒着懷裏不肯做着小孩子要奶吃的樣子。他媽打他一下說）你看！你十六七歲了，還是這們孩子氣

家麒　媽！我最恨那班一點點兒年紀便學着走官路裝遺少的人。

呂夫人　（笑着說）那班人我也不喜歡，前兒來的胡家七少爺若是祇聽他的話，簡直是個遺老呢。不過像你這樣嬉嬉笑笑全不脫小孩子氣也該打。你看那一個十七歲的孩子，還問他娘要奶吃呢？

家麒　（笑着）媽！算命先生說：我要到三十一歲纔上大運呢。

呂夫人　呀！不錯，恐怕到了你爹這們大的年還不得上大運呢。（一面笑一面又踩着機器縫起衣來）

家麒　五十歲上大運也不遲哩。媽！你歇一會罷（搖着他媽的雙膝）家裏一屋人用錢，靠你省得幾個，橫豎我們不會餓死的。

呂夫人　（正色對其子）你有那們好的把握。世間上祇會用錢，不會賺錢的人，不會餓死，誰會餓死？而且你家裏能有多少錢？南莊田北莊地在那里？你爹掙了一個空架子，却自己又不長德，要去作踐他自己，討甚麼小老婆，現在家裏有兩個還不足，又要討甚麼三姨太，眼見得不幾年連個空架子都要支持不住了。我們討飯都沒有路，我現在所望的就是你，你還是這們淘氣不懂事，你看我急不急？（停機有憂色）

家麒　（撫着他母親的手背說）娘！你莫急。我發奮讀書，將來賺了錢，不愁媽沒有飯吃。

呂夫人　咳！曉得你如何。曉得你能不像你父親那樣！不！你父親當日又何嘗不是志氣昂昂的，他十幾歲的時候，聰明倜儻，誰不說他是個有作為的人。二十年前講革命排滿也就和今日講甚麼社會改造一個樣的新。你爹爹在二十年前他也是個新思想家呢。他到不像你們專祇口裏說的好聽。他平日固然很肯讀書，做起事來也肯拚命的幹。所以在那時候他的名譽

很好，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幾次派代表回國總有他。他從日本回來那年，已經是二十五歲了。他還守着獨身主義。說中國就是他的愛妻，何必再娶。

家騏　他如何又娶媽媽呢。（笑着望着他娘）

呂夫人　你爹的鬼話，那裏可信。他因爲革命黨的關係，滿清政府下命令要捉他，他追的沒有命；便逃在我家裏來了。我爹爹替他想了許多法子，好容易纔藏住了身。他說他受了我父女的厚恩，無以爲報，要求和我結婚，情願犧牲他二十幾年來的獨身主義。

家騏　（笑着）爹說中國就是他的愛妻，他就爲着媽，把中國也不要了嗎？

呂夫人　（笑着）嚇！還講中國，他現在連我也不要了。他在那時候，不過一個窮小子，他的欲望有限，所以他又拿堅守一夫一妻主義的話來騙我。我并且曾經和他幾個華而不實的朋友組織一個甚麼『砥柱學會』，聽說那會的信條第一條就是不娶妾。我知道你父親那樣的人，也是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的。所以我那時候就付之一笑了。我和你爹結婚之後，就同跑東京亡命。家騏，你現在吃好的，穿好的，那裏知道你爹媽在東京的苦處。

家騏　（睜着很大的眼睛望着他媽）怎麼樣苦的，總不至於沒有飯吃罷。

呂夫人　沒有飯吃，何消說，我和你爹兩個人，住在市外一間四鋪半席子的房子裏。（作手勢）哦呀！怕還沒有這個房子一半大。

家騏　（很驚訝）那樣窄的房子？他們講起外國那們好住？

呂夫人　（笑着）外國自然好住，不過都是住在錢上，若是沒有錢，便比住在中國還要苦。那房子既小，主人家又沒有煤氣和水道，客來了要燒一壺開水吃都不容易。你看要娘自己去歸柴，自己去汲水，把水添好，又要自己來生火。遇了好柴倒好，遇着生硬的柴，使盡法子還生不燃，氣勢一吹，那火灰把娘一雙眼睛都幾乎煙瞎了。（說時把手作灰掩目狀）（家騏聽了不覺好笑，他母親也笑了）弄一點開水如此，要弄一餐飯就更苦了。記得有一次從下午三四點鐘弄起，到晚上八九點鐘還沒有到口哩。你以爲吃碗飯那們容易嗎？有米有菜的時候，

到還苦得有限，最苦的就是沒有米沒有菜的時候你爹爹又不大肯俯首求人，兩口子祗好坐在席子上擁着被窩，餓的肚子咕羅咕羅的響。

家騏　怎麼那個時候就沒有一個好朋友來周濟些呢？現在爹爹又有這們多好朋友。聽說也有些是在東京同亡過命的知己。

呂夫人　甚麼知己，他們自己說是他的知己能像現在雖然是個空架子，到底也是做過官的人家周轉得來自然朋友就多了。你不希罕他們的酒飯他們也要倒拖你去喝幾台酒吃幾頓飯。那個時候你就好意上人家的門去看他他就疑你是找他借錢的恨不把你倒拖出去。却誰來上你的門呢……話雖是這樣說，世間却也有好人。卽如你的劉伯伯他就常來看我們，并且常送些錢來，他那時正辦着一個雜志，就要你爹爹替他做做文章，謄謄稿子。又請你爹爹教他的少爺和齊丙生二哥的書。每月送他二十塊日本錢，你爹爹又做些文章投到國內的報上常常得一點子錢。所以生活就勉强支持下來了。還有一樁笑話，你劉伯伯有一次到我們那兒來，你爹爹說我們早晨燒了一隻肥雞可惜吃完了現在還剩了一些雞湯，便留劉伯伯吃飯。

家騏　媽！你們兩個人二十多塊錢一月，怎麼就捨得吃起肥鷄來。日本的鷄很便宜嗎？

呂夫人　哈哈！蠢東西，我們飯都吃不飽，那裏有錢吃那們貴的肥鷄。那不過你爹爹在鷄肉鋪裏買下來的鷄架子把那些骨頭翅膀養出湯來。雖不能吃鷄肉也教我們嘗一點油味的意思。你劉伯伯，當時也被我們騙了。後來知道了笑得甚麼似的。

家騏　（聽了也笑的不可仰）哈哈有趣！

呂夫人　（正色向他兒子說）家騏你笑甚麼。我恐怕你不懂得世上的艱難苦楚特地把當時吃殘了的鷄骨頭留下一根來。現在還留在此地哩。（說着從書桌屜子裏面尋出一個紙包子來，解開便是一根鷄骨頭，持以示家騏）

家騏　（拿着鷄骨看）咳！斷你老人家還留在此地呢。爺恐怕把這些事情都忘了。（他媽接了鷄骨依舊包起藏好。）

呂夫人　你爺是苦缸裏浸出來的人這些事那里會忘得掉也不知道有什麼事激怒了他，弄到我們倒行逆施一言以蔽之

總是錢害了他罷。他沒有錢的時候就完全是一個好人，一有了錢，他就另是一個人了。自從革命成了功之後，你爹也是一個小偉人，被省裏人舉了做國會議員，我便同了他上京來。那時你剛八歲，祗有這們高呢。（作手勢）他在北京略弄了幾個錢，便不顧天高地厚，鬧着要討起小來。幸喜娘生了你，不然他一個獨身主義的人，又要藉無後為大的口實來氣我呢。我早知道他是不能安分的人，也不阻止他，那年他的大姨太便進了屋了。嚇！誰知好日子過不久，恰好第二年江西李烈鈞一敗，袁世凱就下令解散國會，捉拿黨人，所以我把你寄得你外公家裏，再同他上東京。那回他自然是失意得很，不過反因得失意，又把從前的好處恢復轉來。他對同黨的人也仗義，自己也很折節讀書，他恨他沒有學過英文，四十多歲的人，還在正則學校去進初等科，念A B C D，這個總比沒有上三十歲的，就藉口年紀老了不能讀書的好的多。他剛學得一年半，英文已經很有底子，就能看粗淺的書。這也怪不得他，你當得你爹那們發憤哩。現在他自然起的晏，那時候他每天四點鐘的時候，早已起來，吗啦啦的把我吵醒了。晚上念到十二點還不睡，吵得你娘睡不着也不管，這們發憤，恐怕你一輩子也趕不上你爹呢。（說着依然踩着機器縫衣）

家騏　（聽了，面有慚色）媽！張家叔叔對我說他曾同我爹在東京學過英文，他還笑我爹讀R，讀不圓呢。

呂夫人　是哪！他們那次學英文，原是五個人同去的，記得是侯叔鸞先生一個，陳伯倫先生一個，你爹爹一個，張家叔叔一個，還有誰？……記不起了，他們五個人通恨自己沒有學過英文。有一晚在我們那兒集議，同盟入正則學校去。那四位先生年紀都比你爹輕的多。記得那張叔叔還不過二十四歲哩。你爹爹讀英文發音當然不成功，他們誰不笑他。可是不到一個月先有一位不來了。不到三個月侯先生和陳先生也不來了。張家叔叔算勉強學了半年，也因事情回了國。倒還是這個讀R不圓的竟學了一年半，R也讀得圓了。家騏你看事在人為哩。

家騏　……（點首）

呂夫人　那時你爹雖然也是亡命，却帶了好幾千塊錢來，比起第一次亡命的時候闊綽的多。我同你爹有一次特地到從前住的那個地方去看過一回。那個時候已經被一個勞動者佃

着住了。越弄的僻，并且那們小的房子他們有本事住着一家六口人。我們回想那一年眞不知如何過的……我這個縫衣的手藝，便是那時候學的。我進的是裁縫學校，你的大姨媽進的是女子美術學校，那個孩子也是個有造就的人，却被你爹爹把他害了。……他那個時候，畫幾筆洋畫很不錯。現在可全丢了。祇有我這個手藝沒有丢……咳！（說着又縫起衣來）……後來袁世凱做了皇帝，你爹趁勢和一些朋友跑到雲南運動革命，我還是居在日本直到第二次革命成了功，我才回北京。你爹那些朋友督的督軍，省的省長，總的總長，你爹也依舊做了國會議員。也有些朋友要台他出來當總長，那知你爹偏不幹，連國會議員都不願意當了。專門積些錢做生意。我問他怎麼把他半生革命事業都放棄了，偏來圖利。他說『中國這幾年的混亂雖說有別的原因，也就壞在革命黨把革命當做做一種事業。他自認他雖沒有治國安民的大才。從前種種自問也無負於國。此後他如何，全是他一個人的私德，人家不必管他，因爲他把一切的關係都脫掉了……他又說：覺得世間上祇有錢大有了錢可以做許多痛快事！我就知道他又發成快樂主義者了。所以後來國會解散也好，張勳復辟也好，廣東護法也好，南北議和也好。他總是做他的生意賺他的錢討他的小老婆對於政局他一句話也不說去年討了你的二姨媽，他還不足，聽說又安排討三姨太太。家騏，將來你的姨媽不知要喊到第幾十個纔止呢，（說着笑笑）

家騏　（面作憤慨色）誰認得甚麼姨媽！他若再討甚麼三姨太我就要辭職。

呂夫人　（笑着）你辭甚麼職？

家騏　（帶笑）我辭兒子不做！

呂夫人　（笑問）你不做你爹的兒子，做誰的兒子？

家騏　（抱着他媽）我做我媽的兒子。我把媽背出去我來養。

呂夫人　你此刻說得好。將來曉得你養不養。娘還是發憤縫衣的好。我有了這張機器我也不怕沒飯吃。就是你不養我，我也不要緊。（說罷又做起衣來）

家騏　媽！我養，我一定養。

呂夫人　（笑）惟願你能養就更好哪。（聽得外面大門響輪子落下聲）

丫頭 (端了茶進來先恭恭敬敬送一碗放在太太的機器台上)太太請茶。

呂夫人 (略點頭問)老爺回來了嗎?

丫頭 太太、剛回來。兩乘轎子,老爺帶着一個體面的姑娘來了。(又端茶到放在家麒的書桌上)麒少爺請茶!放在這裏了。(望着家麒細說)麒少爺,你去看看那個姑娘,現在坐在花廳裏哩。(說着拿盤自去了。)

家麒 媽!我去看看誰來了,就來。(開左手門下場)

(李簡齋從右門入,對呂夫人拱拱手,呂夫人忙起立)

呂夫人 毅甫你回來了?

李 回來了。還帶了一個人來了。

呂夫人 毅甫你也有年紀了,何苦又造甚麽孽!

李 (笑着很冷靜)你怎麽見得我又造了甚麽孽?

呂夫人 你要討三姨太怕我不肯嗎?一個兩個都進了屋三個四個又何妨呢!不過你又不是沒有兒子的人何苦要作踐人家的女兒呢?

李 (笑着)夫人,你也太不知我了。我討姨太太第一次是因

爲高興第二次是因爲無聊現在又何必再作踐人家的女兒。(說着坐在睡椅上,呂夫人對坐。)

呂夫人 剛才你不是又帶一個來了嗎?這不是你的三姨太?你哄我做甚麽?

李 (笑着細說)那裏的話,莫折沒了我。他是我的甚麽三姨太,他是人家的未婚夫人!

呂夫人 (輕笑)誰的?(聲很細)

李 一個少年藝術家的,這個人比我們偉大的多。哈哈!有趣!

呂夫人 毅甫你今天怎麽這們高興?那個人到底是誰?你如何把他的夫人接到我家來?

李 夫人!我不常說世間祇有錢的力量大。有了錢便可以做許多痛快事嗎?我生平祇做過兩樣快事。一樁是於患難之中和你結婚,一樁是由越南步行到雲南運動革命,推翻了袁世凱,但這兩樁都沒有用着錢的力量,現在可用得着他了。那個人呢是……(把手招夫人和夫人私語了許久,夫人臉上時帶笑容)…… ……

呂夫人 (側耳)那樣的呀!嘎嘎!

李——這是我昨天到他那兒去在門外面聽見了的，你說可憐不可憐？

呂夫人　這兩個孩子眞是可憐，你現如何辦呢。

李——（又和夫人耳語）他是爲助那人出洋纔犧牲……我問着他的老媽子說那秦——我現在…………？

呂夫人　（時作點首狀）呒！這事情是這們辦也很有趣。你就給他罷。？

李——可是現在手中也不大闊綽，你也多少…………

呂夫人　（笑嘻嘻的）可以，可以，（右手上取下一對金戒指交給李——）哦！我還去找他們兩個去。他們也是多情人，一定也肯加入的。！

李——（點頭）也好，

（呂夫人由正面右門下場）

李——（坐想着以食指書空作圓，意極滿足，起作欠伸，不覺大笑。）哈哈！有趣！

（家騏從右門登場，氣冲冲的，鬧着他父親說『有趣』更忍不住）

家騏——爺！你老人家蹂躪人家的人格，你還說有趣哩！

李——（故作怒色）怎麼會是蹂躪人家的人格？小孩子說話信口開河的！

家騏——（怒）怎麼不是？你老人家常要我尊重人家的人格，你討人家的女兒做小，算是尊重他的人格嗎？媽媽說你老人家曾經組織過一個學會，那個學會的信條，第一條就是不討小。你老人家不是已經討了兩個小嗎？現在又要把柳翠姑娘接來做第三個姨媽！我恐怕在不得這樣多的姨媽、……嚇！發誓不討小的人，討三個。照這樣算來，若是發誓討小的，不知要討多少！

李——（有心和家騏辯論）家騏！你說話留心！不要這麼沒規矩。你在不得那樣多的姨媽，你爹却在得那樣多姨太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你爹剛討三個小，你便得這樣氣冲冲的，好！你爹有的是錢！家騏將來和你多娶幾個罷，好孩子！你是最肯學父親的。

家騏　嚇！我不信。難道這也應該學父親嗎？爹爹！你全不記得從前在東京受的苦，媽今天和我說你老人家第一次在東京亡

年的時候，不知道怎麽難過。房子又窄，飯也沒有他的吃。倘然買些鷄架子煮湯吃，還怕燒多了柴。媽媽把那時吃的鷄骨頭還留在這裏呢。（說着從屜子裏拿出）現在有了鷄肉吃了，就要討起小來。

李——（笑着）罷罷！罷！你快把那鷄骨頭供在堂屋神龕裏去，就算是鷄骨傳家。罷。你這個孩子眞可惡！簡直和你娘結成一黨來倒我的担啦。

——呂夫人正從正面右門裏低着頭拿着一手貲金屬首飾之類上來）

呂夫人（笑問）嗄！他有甚麽事與我結成一黨和你們担嗎？

李——（笑答）他不該我又討三姨太哩。（望着他手中）怎麽樣？

呂夫人（數着交與李）——這是大姨的，這二姨的，他人們都託你拜祝他們倆努力珍重。

李——很好很好多謝多謝！

家騏——媽！這是送給誰的。

李——送給一個可憐的朋友。他和一個多情的女子戀愛着，如今要到遠處去，又沒有錢，所以我和你媽，及你兩位姨媽，門份子。送他。你這位少爺也慷慨一點罷。（說着笑伸出手）

家騏——我沒有甚麽，我把甚麽送他？我要送他一點！（尋至書棹上；檢出一本小說命裝皮面，異常精緻）爺這是我一本最愛讀的法國名家小說名叫歌女與琴師，是講巴黎拉丁區某酒鋪裏一個歌女，無意中和一個瓌瑰的琴師戀愛了。後來雙雙逃出巴黎——，在世界各國流浪演奏他們的藝術，世界各國的人受了他們倆的感化，都想望一種純美的世界。所以世界上因此就沒有戰爭了。這雖一篇理想小說，畢竟戀愛的極致，硬有這樣大的力量也未可知。送給你老人家那個可憐的朋友，也叫他們倆看了增加許多氣力。（交書與其父）

李——（點頭受書）也說得對，不過也算是秀才人情紙半張子。

家騏——哦！爹爹，你等我把這個意思題如在上面不好嗎？（取書寫好交之）

李——哦呀！我們說了一氣的話倒把我那個三姨太太冷落了。

呂夫人 你去把他請來，我要看看他呢。

李——（附夫人耳言）………………

呂夫人 （笑頷之，）你去要他到太太房裏來。

(李從右門下場)

家麟　媽！你說三姨太是誰，就是新世界打大鼓的柳翠，我們同學中有許多恭維他的，說他雖然是個大鼓女兒，却性情高傲，不大和無聊的人往來，不知我爹却幾時釣上了他，我剛才看見他坐在那裏臉上帶着愁容撫着一張環珴璘在那裏流淚。恐怕是我爺逼迫他來的呢。你看把一個全北京喜歡的柳翠弄到我家裏來供爹爹一個人的享樂，我爹爹這種人眞是…

呂夫人　你不要是這們說，你老子也有他的道理。

家麟　(疑訝)媽！你怎麼也信起爹爹的話來。

呂夫人　孩子！你曉得甚麼。你爹爹眞是一個新思想家哩。

(家麟愈不懂，正要問，(李鮒齋已由右門帶着柳翠，柳翠着黑裙紫衣藍靴白襪，雲鬢斜梳，態度至悽豔，左手拿着環珴璘徐步登場。)

李　(指着呂對柳)這就是太太(又指着柳對呂)這就是剛說的三姨太，

柳　(放好提琴恭恭敬敬的行了一鞠躬)

李　(指着家麟)這就是大少爺。

柳　……(一鞠躬)

家麟　(不好如何，覺得很對不起似的，還了一鞠躬)

李　翠姐兒好好的伺候太太。(對呂夫人相視而微笑。)太太你也不要委屈了他，我正有一點兒事情要辦，家麟同我來，去請各位叔叔伯伯來，說爹爹今晚又辦喜酒。

(李同家麟由右門出。柳略鞠躬送之)

呂夫人　(坐在睡椅上把柳的手一牽攏來細細看了一回臉上含着密笑)好。好。手相。你今年十幾？

柳　(低聲)太太！十九。

呂夫人　這們一點子年紀，就有這們、、、好的見識，可喜。你將來想做甚麼？

柳　……伺候太太。

呂夫人　(仍握着手)太太那裏在得你來伺候，……(笑着)可是今晚。太太偏。要你。伺候。(指着門邊放的提琴)拿那個琴來。

柳　(徐往拿提琴，呈呂夫人)……

呂夫人　這個環珴璘是你的？

柳—……(已不覺心酸)是我的朋友送我的……

呂夫人　你這們不離手的傘着，想是捨不得這個環珴璘你倒捨得你那個朋友嗎？

柳—……(扯着呂夫人的手倒在呂夫人的懷裏大哭)

(幕徐落)

第四幕

人物：

秦信芳即(張雪舫)　鄰叟　柳絮

佈景：

一間茅屋對外開一窗戶，糊着白色窗紙，右手有一張門對外面，窗外放着一大堆材木．左側有兩三株桐樹是北京四月杪的天氣．

開幕已經是黃昏的時候，秦信芳獨坐在窗外的材木上、低着頭想。

秦信芳　(沉默了一會長嘆一聲)咳！……(張眼四望行人已絕，張耳四聽萬籟無聲)好寂寞；……(忽聞遠寺鐘聲噹、噹入耳)今天又晚了…………(沉默了好一會惟維時張口嘆氣或雙手蒙着頭)咳我寂寞！我不得了！我的悲

哀向誰去訴…………(又沉默……)我錯了我如何不阻止他我如何要打甚麼出洋的主意，像現在這樣莫說沒有出洋的希望就能出洋、能進學校、乃至于就做了大音樂家、受世界上人的尊敬，自己的愛無處寄託卻有一點甚麼味……(又沉默了一會)仔細想起來都是虛榮！我也何嘗不想扯扯法國留學生的洋旗來抬高我的藝術—翠姑娘雖肯替我犧牲，却也何嘗不想享享物質的快樂(又沉默了一會)咳！我們都被物質買了像這樣來講真藝術真愛情(雙手急蒙着臉)咳！我眞要夠羞死了。我活了二十四年竟沒有懂得一點甚麼眞人生！我至今纔知道世間上的東西，沒有一樣能換得愛、的自己的愛不能滿足世界上便沒有一處滿足的地方(抬頭看梧桐葉)梧桐！你兩三個站在這里望着我怎麼也不來慰藉我一下你現在雖然陰濃葉茂像人的少年時代一樣但是在我的眼中你比那黃葉蕭騷的時候更使我難過(忽然微風一動一皮嫩葉冉冉的落了下來信芳看了不覺感慨)可憐的桐葉中國人不同情我你倒同情我嗎？(不覺淚下)(接着那皮葉子吻着)桐葉！我感謝你！我感謝你！(呆了一會，

忽然道）哦！我忘記了我那個可憐的薔薇，她還孤孤單單的在房裏餓着。我剛才又落了一些淚珠，怎麼不拿去養着他！（說着在地下尋眼淚）剛纔我分明有十來粒淚珠落在此地，却滾到那裏去了？（低頭尋着）

鄭差從屋後樹林中找來至秦信芳的身邊，用手推他，

鄭差　喂！你尋甚麼？

秦　（猛然一驚，抬頭望着他一會）我找眼淚呀。

鄭差　（笑着搭訕）眼淚落下了，也就算了，找他做甚麼。你眼眶中裏不是還藏着許多嗎？

秦　（呆着）世間上要落眼淚的事情，還有山一樣的多，我眼眶裏那裏藏得那們多淚珠，不愛惜些，我那幾朵可憐的白薔薇，不會活活的餓死嗎？

鄭差　（不懂）我不懂你說些甚麼。朋友！借問你，你是不是張雪舫先生？呀

秦　（更驚）嚇！你怎麼會知道我是張雪舫

鄭差　我是個送郵便的，這裏有一封雙掛號的包裹，託你轉交一個甚麼柳女士。

秦　（急接了一看搖着頭）柳女士不在這裏了。

鄭差　那我不管，你權且代收下罷，請在這個單子上寫個名蓋一顆印，快快把我。

秦　那麼，請你等一等。（進去，先弄洋火點燃了洋臘燭，窗紙大亮，然後扯下單子，來署名調印，從紙窗上都看得清白。）

鄭差　（走來走去四面看了一下，手撐着大梧桐樹）哦！原來在這個冷寂的地方，我從來也沒有到過，若不是那個老媽媽告訴我，我硬找不到。

秦　（拿着單子出來交鄭差）寫好了，印也蓋了，你拿去罷。

鄭差　（接着看了一看）呒…不錯！勞駕勞駕，再見再見。（依舊從屋左側樹陰裏走去了。）

秦　（負手走來走去獨白）我這裏從來沒有郵差來過，除開翠姑娘和吳媽媽也沒有第三個人知道這個地方，這小包却是誰送來的呢？……呵！等我過細看一看！（由右門入坐在窗前取包細看忽然拍案一下。）這紙條兒背面明明刻着李榮稽堂用箋，不是那李老頭兒寄來的，却是誰寄來的？這一定是那李老頭兒那一天聽得我和翠姑娘哭在一塊兒，心裏吃醋，

昨晚翠姑娘嫁到他家裏去了，他特寄這些東西來侮辱我的。無疑！（想要開，又不敢開，把小包丟在一邊，把瓶內養着的薔薇抱到面前望着她，忽說）討厭的薔薇喲，你怎麼開得這麼血一樣的紅。你替誰紅呀？你是不是替那李老頭兒紅呀？我把淚珠養着你，你反替他好看。却不也笑我沒用嗎！是的！我一個堂堂男子要成功，不能自己想法子，却要犧牲你心愛的人去供資本家的蹂躪，我這樣的人有甚麼用？……（又低下頭去）……咳！我越想我越受這種侮辱不住！（抱着花瓶在胸前，吻着花瓣細看，）哦！純潔的薔薇花喲！你怎麼忽然白得這麼可憐？我祇怕要和你同運命了！我的淚珠也快盡了！你也快要餓死了！我們倆恐怕都沒有機會再見那小別你的人，現在我也要和你小別了（說着連親了花幾個嘴，把他移在一邊，低頭在抽屜裏拿出一柄小刀來，站起正要自殺！忽聞瓌珴璘的聲音自遠而至，嗚嗚然如泣如訴，緜緜不盡秦手中的刀不覺停住了，漸聞聲音愈近……）

柳翠——一面走，一面拉着瓌珴璘登場，穿着一身青色新式衣服，頭上亂挽着新式的頭，一個青披肩從頭上直垂下來，就像聖母瑪利亞的樣子，一步一步的走到窗前，忽見窗內秦持刀作將自殺狀、不覺驚呼）嘎！信芳等一等！

秦——（手中短刀自墜秉着洋臘燭從右門裏走出來，把柳翠一照，大驚！把燭對台的正中一放，驚呼）嘎！這不是我的翠妹來了嗎？（欲攏去抱她而未敢）

柳——（以曼長悽咽的聲音答道）是你的翠妹同你的朋友一塊兒回來了（信芳接過提琴）

兩個人都喜極了，悲極了，兩個人猛力一塊兒抱着柳翠頭伏在信芳的懷裏低聲的哭了，許久，都倦了就在窗前那筒木材上相擁着坐下。）

秦——（撫着提琴問之）好朋友，我以為我不能再見你了，你怎麼樣又回來了？

柳——他說他捨不得他的老朋友

秦——哦！還有一位老等着你的，他聽見你回來了，不知道怎麼歡喜呢！（急入內捧出那瓶薔薇花來）

柳——（接捧着花瓶向花連連吻着）哦呀！純潔的薔薇花可愛的薔薇花，我柳翠勞你久等了。

秦——翠姑娘你昨晚不是和李儋齋先生結了婚嗎你到底如何去志那樣的堅，歸心又這樣的急呢?

柳——（嘆了一聲）咳!信芳我到李家去，你不怨我嗎?你一定是怨我的。我知道。我自從請你做琴師以來，蒙你待我非常親切，人非木石誰不感恩。後來你又把我從火中間救出來。我這個身子，早已經是你的了。但我生平好勝。總想法子也要替你也出一點力。表示我們女子也有本事，不白受人家的恩典。怎奈生不逢辰，又是個女子總做不起人，所以非常煩悶。後來聽得吳媽媽講起一個張二小姐，說他的母親如何早逝，父親如何廉潔，又講些他的大少爺張雪舫如何有特性，又如何不幸老太爺在任上不在了，少爺也落得東飄西蕩，并且飄到北京來。又講這位少爺如何愛音樂，如何在東京留過兩年學，我那個時候很可憐這位少爺。吳媽媽當時還笑過我的。并且心裏疑這個少爺就是你。直到聽人家說這張瓌珴璘是日本貨，我細看這上面又刻了雪舫兩個字，就知道張雪舫便一定是你無疑了。我心裏祗盼望你成一個大音樂家，我便犧牲我的愛，和這條苦命都願意。因爲我想我若不肯犧牲我的愛和你結婚。你又沒有財產，徒然添你的負累，你縱然有藝術的天才；也要被柴米油鹽這些事把你坑死，兒啼女哭的聲音把你哭死。那裏還有餘力去發展他呢。加上我平常聽得你說。有許多藝術家的姊妹情願犧牲他自己助他們的兄弟成功。我也想做這樣的人。所以我決意屈身做一個有錢的人的小。我這們一個大鼓女兒犧牲了有甚麼要緊。祗要能借着那個人金錢的能力能發展你的天才成一個少年中國開國的音樂家，那麼我這個犧牲不也很值得嗎?你問我求婚那天，我拒絕你，我忍心拒絕了你，（悲哽之聲）珍重對你說，任我如何賤；如何對你不住，你總要把我當着你的好妹妹。就是這個意思你還記得嗎?

秦——（點頭不語）

柳——我和這個可愛的薔薇花小別之後。那李老爺便十分的撫慰我，說他愛我。祗要我願意到他家去；我有甚麼事他都願意幫我。我因着愛你，使不由我不承諾他。我要他先交五百塊錢來，他馬上打了支單給我收了。我把一切東西都給了吳媽媽，祗帶着你送我的這張瓌珴璘，和那五百塊錢支單就同到他

家裏去。第一晚就伺候了他家大太太一晚，誰知他家還有二姨太三姨太，大大太太還有一個少爺在學校裏念書，那一天大太太和少爺不該李—老爺又討甚麼三姨太，大姨太二姨太又和大太太倒扭，鬧得一家烟霧遮天。并且把我排佈起來拘束起來，我看了這種情形，知道我的夢想是失敗了。照這樣莫說我一點好日子也沒有過。從前的自由也都要剝奪。連我唯一的目的，助你藝術上的成功是沒有望了。并且我本來相信自已意志強固，想捨掉你總也沒有甚麼那樣難過，誰知一到了他家，覺得舉目無親的。可親的祇有這個瓖珴璘一想起送這個瓖珴璘給我的人他正光孤孤單單在這個冷冷寂寂的地方苦悶就不覺得一刻子也難過起來，覺得我這次犧牲眞是無謂得很而且不是人生所能堪的。又一想放着我清潔的身子和這條小命在，總還有別的愛你報你的的方法可想！所以我就決定了志，當着他們對李—老爺說，你們的家庭已經不安，因爲我要加入更弄得不安，這眞是我的罪過，我這次是爲朋友來，爲你們也是我的朋友。我怎麼要因爲這個朋友害那個朋友呢。我現在要走啦，這是我借你的五百塊錢，我依然還

你。就算我與你一點兒關係也沒有了。我受了太太老爺們的厚恩，祇有祝你們全家的人太平罷。』說完了這個話，我穿着舊時的衣，拿着帶來的瓖珴璘我就出來了。

秦— 你就一直到這兒來的嗎？

柳— 我出來之後，天色已經很晚了。我就望家裏走。天又黑，風又寒。路又遠得很。要喊膠皮又沒有帶一個錢。好容易一步一步的挨到家裏。吳—媽媽看着我的樣子，呀，他哭起來。（嬰音綿硬）他也贊成我跑出來，他說：『你怕沒有飯吃，我討飯也來養你。』怪我當初太執意了，不聽他的好話，他又說你聽見他說我到李—家去了，你哭倒啦。我若不回來呀，你一定難過得很。我一想起你平日那們噪的性子。那里當得這個大的痛苦。呢，第二就恐怕你要誤解我的意思；第一呀就恐怕你因爲着失望你……你要自殺啦。我心裏不想是這們想可但是又不能不這們想！我着急啦，我扯了牀上一個披肩，拿着這瓖珴璘，辭別了吳—媽媽我就走啦。平日坐膠皮到不覺得怎麼，可是自己走起來不知道路怎樣這樣遠。我走到這個屋子的後面，我兩個腿也走乏啦。先前呀恨不得天給我生兩個翅膀一下子

就飛到你這兒來，一把抱着你哭訴我的心事，可是一到屋後呀，我倒怕起來啦。

秦—你怕誰呀？

柳—(低頭斜望着信芳)我怕你怪我不要你；你也不要我啦。

秦—啜喲！誰不要你？我那裏知道你會來呢。

柳—你聽我說：我那個時候呀，想要會你，又怕你罵我不要我；要回去嗎？又怕你心裏失望，生出甚麼危險的事來。叫我眞是進退兩難呀。可是我想起你說這我若是有要你的時候，就同他，(指着瓌琍璘)來，有甚麼心事呢也可以向他說。所以我一面走，一面就把我的心事訴給這位朋友聽我說呀我還是來見你罷！(漸悲哽)見了你，把我的心事教你知道啦，你就不要我，我就死在你的脚下也……願……意……可不想一到窗下就看見你要自殺啦。—信芳！你若是那們不了解我，你何不先殺了我倒好。你想！你死了，我可怎麼樣？(哭)

秦—(聽罷唯有愛敬與感激之情如火如荼的扯着他的手)—翠妹！—翠妹你的心事，我已經知道了。(語極悲壯而沉重)十二分知道了！妹妹你安心罷。我若怎麼蠢也不至誤解妹妹。進一步。

愛我的好心。不過我近來的頭腦變成很感傷的起來。平日雖然感傷因爲每日有你的微笑，你的高[illegible]你的雄辯把他緩和了。一旦把你這副緩和劑去了。—翠妹！你看我就要不失望行嗎？唉！—翠妹！我感激你，我不能不感激你，你遲來一會子我已經和你永別了。你因爲我從火中救了你，便就要如何報我，現在你把我從失望的淵中間救出來你報我也有餘了。你沒有白受人家的恩典了。哦呀！說起來還不能不感謝我這個朋友。(指提琴)要不是他先告訴我說我的—翠妹回來了，兩個—張雪舫—也死掉了呢。

柳—(止淚)怎麼說吭？

秦—我拿着刀子正要自殺的時候忽聽得這位老朋友凄涼委婉的聲音。我早疑是你來了。所以等到了你喊我『等一等』我早已等着你好久了。若不是你喊那一聲，我這齣戲如何唱得下台呢？(抱着柳翠臉伴臉的喜歡)

柳—(笑着)你自已放下屠刀就是啦。何必客氣。可但是—信芳—你怎麼就那們急的要自殺吭？

秦—(眉宇忽含餘怒)你嫁到—李家—也罷。那—李—老頭兒明知我

愛你，偏要寄些東西來侮辱我？『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又明知沒本事殺他，祇好自殺算了。

柳—那李老爺寄了些甚麼東西來侮辱你？

秦—他呀……寄一個包裹郵便來，要我轉交你的，我想你明明嫁在他家裏，却寄來要我轉交，豈不有意來侮辱我？

柳—（怔了一會子）你解開看了沒有？

秦—因爲是你的，所以我不敢解開，

柳—你快拿來就在這裏看看。

秦—急由右門入室找着包裹郵便，拿出來，給柳—

柳—（把花瓶放在燭前，接着小包一看見還是油紙包着麻繩縛着很緊便問信芳）信芳你快拿把刀子來。

秦—（急入尋出先時手中墜下的刀子，自已拿着，看了又看，又在自己頸上試了幾試，嘵着舌子）嗳呀！

柳—快拿來；你那做甚麼？

秦—翠妹告訴你說，這就是先時我要自殺的刀子。

柳—（顫着手拿起看了一看望着信芳笑說）這東西割了就要出紅血。不是耍的。你這種感情太盛的孩子拿了很危險，以後要不許你拿。（一面俯身割包裹繩子。割了便安排丟掉）這樣危險的東西丟掉了罷。

秦—（正色略帶笑按着柳將丟的刀子）翠妹，不要緊，給我留下。做個紀念罷。實際講起來，我們若沒有自殺的決心也決難做成甚麼事情，你看幾個有成就的人，是怕死的！我以爲一個人有一點甚麼天才，就要拿他的天賦來報効人類社會，我自已既立志做個音樂家，你又肯犧牲自己來助我做音樂家，音樂就是我的天職了。你有天賦的美麗的聲音和美麗的情操，聲樂就是你的天職了。不過我們學問不足，工夫也沒有到，所以報効人類社會的力量也不多。我現在決志信你的話想法子一塊兒上法國去罷！好在那地方也有我許多舊朋友，一定肯招扶我們，我們若到了法國，或其他的藝術國，混了幾年，還是一無所得的時候，那麼把刀子，饒得我這一次，饒不得第二次，我們倆就一塊兒自殺了罷！（態度嚴肅向小刀吻了一下給柳—）

柳—（接着小刀也嚴嚴肅肅的吻了一下）仍交與秦—

秦—（恭恭敬敬的拿進屋子藏好。去了。）

柳——（解開包裹一看見是一本皮裝金字的書，內夾着一封信。另外有一個封子內裏是四個金戒指）哦呀，哦呀！這是誰送來的。這裏有一封信發函，伸紙，還夾着一個銀行支單；先看支單）這是中法銀行兩千元的支單。送給誰的呀！

秦——（出來忙問）甚麼兩千元的支單，幹甚麼。

柳——（伸信）信芳快來看！這裏有一封信。（指着書）這是一本英文書。

秦——（接着書一看）嗄！這是法文的小說，

柳——（扯着秦暫且沒管他是英文法文，你來看這裏（秦一塊兒坐下看信。）

秦——（念着）張雪舫先生的未婚夫人柳小姐青鑒…………

柳——（害羞掩着信芳的口道）暧喲……（低下頭去）

秦——（讓柳掩着口再念一遍）…………小姐來看這封信的時候，想已經和那純潔可愛的薔薇花接吻了。但不知還記那些紅紅綠綠的野花否。那些紅綠花兒在小姐看來，豈不村俗可厭。然他當日亦復純潔而可愛，且也曾受過人家親密的接吻。不過今日已經自慚形穢不敢自伍於薔薇了。

秦——李老頭兒到也不俗。可是（看信尾）翠妹！你看這信，分明是昨日下午寫的，你剛到他家，他怎麼就知道你看信的時候已經到這兒來了呢？

柳——你莫管他念下去罷。

秦——（續念）小姐和張君皆有藝術的天才。鄙人數年來物色風塵，纔得一見。久想於兩君天才有所助長，迄未得間。平時相見，小姐雖曲賜周旋，然未嘗不以俗物相待。鄙人於人海之中蠕蠕擾擾半世，所交遊晉接者無非俗物，日強其掛衣冠，飾飲食，着可憎之面目，聽無謂之語言，欲其不俗，其可得耶。然鄙人少時對於藝術，亦嘗究心，至今亦尚為藝術之愛好者。且欲進而為藝術之保護者。第二次革命以後，鄙人脫離國會，漫學陶朱，逐什一之利。舊時革命同志，或憐其墜入悲觀，或詆其趨於物質。雖山妻相守二十餘年，曾不能稍解鄙翁之意。其實鄙人之事生產，悲觀與物質主義亦兩有之。而其最大目的，則重在藉金錢的力量做幾樁痛快事。此意亦曾與山妻說過。昨者驅車訪小姐寓所時，及門，聞內有人聲，因端立而聽。兩君相愛之篤，相知之深，及小姐的犧牲精神，令人聞之不能自禁其感服

敬愛之念，因私心自慶謂利用金力的時機已至，亦自忘其竊聽之罪了。其所以不直接贈金兩君而欲屈尊小姐者，鄙人非敢有此狗胆，以小姐說話中間，有以做姨太太為樂者，是等於鄙人未討姨太太以前以討姨太太為樂同也，此夢不破，兩君、愛、情、生、活、必難、圓滿，所以鄙人便高興做兩君羅曼斯中的惡謔。使小姐嘗嘗做姨太太之苦，及有姨太太者的家庭之如何不幸福。其實其所謂苦，所謂不幸福，固千百倍於小姐一兩日間所身受而目擊者也。鄙人既知小姐必歸，所以特馳函道意，并呈上中法銀行支單二千元。兩君至法，儉用之，可支兩年。留學生生活以受苦為最上乘也。其外有山妻呂君約指兩枚，兩姬人約指各一枚，以時價換之，已夠旅費，即望兩君速治裝就道，努力學問。此金非官費非自費更非張君所謂資費，實一個藝術愛好者，及愛情生活之同情者的薄志而已。他日藝成歸國，華妙莊嚴的樂壇之一角，有髮皤之老翁率其家人聽而忘其老之至者，則鄙人也。再『歌女與琴師』法文小說一冊，為小兒愛讀之書，聞兩君之風特以相贈，船中多暇，讀之可以忘旅途之苦。後會有期，祝兩君前途多福，再紅綠野花兒附筆祝白薔薇花君的勝利。

藝術保護者李簡齋毅甫頓首，

秦—（念完還留着信）……………

柳—（感謝，驚訝的表情）信芳！我長好罵中國人沒有同情，誰知連北京這個人海中間却也有同情我們的人。我長罵北京人沒有用，不肯做有益的事情，誰知連這個惡濁社會中間却也有知道愛好藝術保護藝術的人，我此後也不敢輕視中國人了！咳！祇可惜我倒給他騙了。我怎麼這們沒本事。咳！給他騙了。難怪他介紹我見他太太的時候和他太太暗地裏的笑。他太太扯着我的手，說我手相好，年輕有見識，并且又要我陪他睡呢。噯嘻醜……（蒙着面）我被他騙了。

秦—（滿足之狀感激之狀）翠妹！你正要感激他呢。他不知道給你多少好教訓，你還受用不盡呢，（想着感激）好！好。李毅甫先生！好！這個惡漢唱得好。

柳—（鬧着半面）甚麼唱得好，怕你將來不學他一樣討三個罷。

秦—（指着燭）這枝洋臘燭在這裏！我張雪舫若討了小，教我

死了來生變……！

柳——（一手掩着他的變字）好好好的說話，賭甚麼咒。我信你的人格就是！（低頭忽失笑）

秦——（微笑望着她）你笑甚麼？

柳——我又記起那一天在新世界唱大鼓的時候，那王司夫說的話了。他當着那樣多的人，說他媽祝我得一個知心的………

（說着頭與聲都低了）

秦——哦！虧你記得……實在也難得王司夫母子那樣好的心。眞是可感謝得很。不過 們也想不到這個知心的……却是區區呢。咳……就是我自己也何嘗想到……我也祇有惟願你常常像這薔薇花一樣的好啊。

柳——（翻着那本法文小說的前面看着，聞語一面笑着望信芳一面指花）信芳！我也惟願你常常像這白薔薇一樣的純潔啊！（指着書）你看這書上還題了一些甚麼話呢，（二人同看了一會）啊喲！這個瑯少爺眞是個多情的人喲。怎麼單選了這一本好書送給我們。這書裏所描寫的是：一個巴黎的爵女和一個瓌珴璘的名手相愛。倒好像我們倆的事情一個樣子。不同的就是他們倆逃出巴黎我們倆想上巴黎去罷。

秦——我們倆若到了巴黎，定要同到拉丁區訪一訪他們的流風餘韻。

柳——（體倦思睡）去罷。

秦——怎麼就能去？

柳——（模模糊糊的）聽！是甚麼叫？

秦——（振耳聽似聞雁聲）敢莫是雁叫？

柳——這個時候那裏來的大雁

秦——（微笑答之）想是那新世界大鼓台的屏風上面那一對大雁。那一天從火中間飛出來的罷！

柳——（模模糊糊的）他們倆飛上那兒去？

秦——（微笑答之）莫非也是上法國去？

柳——（把手指着天上抬着惺忪的眼模模糊糊的）大雁，只等一等我們倆同你一陣去罷。

秦——（撫柳背，恐其受涼，摧她進去睡）好妹妹！『你進去吧』

柳——（誤聽「你進去」爲「一陣去」，又模模糊糊的伸出手來要接甚麼似的，）好哥哥！我那純潔可愛的白薔薇呢？我要

帶了一陣兒去喲。

秦　（知其誤聽笑取花瓶與之）你的最愛的薔薇，在這裏啊。

柳　（抱着瓶內花兒吻着睡在信芳懷裏）

秦　（又催柳進去）你進去啵？

柳　（模糊答曰）去…喲（可是依然不動）

秦　（不忍催之起身愛極吻之）你乏了，歇一會子，再進去也。好好妹妹我拉個月光曲你聽罷（說罷整着提琴，拉起皮脫渾的月光曲來微風生樹桐葉搖青台中洋臘，因風吹滅，滿天無翳一輪將圓之月從桐梢直照此一對情人，亦若貪看柳翠姑娘抱薔薇欲睡之姿貪聽瓌珴璘天才張雪舫君之妙曲也。

（幕下）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會員消息

陳恐生出京　陳君是執行部的正主任。他因回蜀省親，并別項事情，故於本月八日出京。預計要五個月方能回來。他走後，所有執行部事務，概由副主任鄧仲澥君擔任。陳君此次出京，是取道津滬，經甯而鄂，溯江而上，以入瘡痍滿目之四川。他在各處都要與各會員接洽會務。他的通信處有兩處，錄下——

重慶東川道尹公署葉秉誠先生轉

瀘縣小市小街二四永清源程執精君轉

張申府赴法　徐彥之赴英　他們倆已於本月末聯袂由滬放洋矣。張君通信處未定，徐君通信處是：——

Mr. Y. C. Hsu % Mr. S. Fu, 46 sisters avenue
Lavender Hill London S. W. 11 England

楊效春入會　楊君早經王克仁、郃爽秋、劉衡如、李貴誠、方東美五位介紹入會。不過因爲入會願書未到，所以遲至今日方始發表。楊君浙江義烏人，入本會文科，住南京高等師範。

此外還有幾位會員的通信處改動了，現在開在下面——

芮學曾　日本東京千馱個谷六三六靜廬

袁同禮　T. L. Yuan, 714 Livingston Hall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N. Y. U. S. A.

蔣錫昌　天津南開大學

本會通告

（一）

會員諸兄！

評議部議決『凡本會會員未繳入會金及兩年常年費者，請其照繳。』你所欠的請於一個月以內郵寄北京馬神廟西老胡同一號鄧仲澥君收。

少年中國學會執行部啓　十一月十六日

（二）

會員諸兄！

太玄等從德國寄回的信，登在少年中國二零四號，你想必瞧見了。北京同人對於他們所擬製的一個表極表同情，都說『我們同志都可以塡寫，於本人於學會兩有利益』茲特另寄一紙，務請從速塡好，寄還北京馬神廟西老胡同一號鄧仲澥君收，以便彙印成冊。

少年中國學會執行部啓

十一，十六。於北京

○○○字○○

終身欲研究之學術	終身欲從事之事業	事業着手之時日及其地點	將來終身維持生活之方法	最近住址	備考

（備考欄登載關於已着手之事業近況或其具體計畫）

會員通訊

舜生足下：閱致慕韓書所云改革教科書種種，適符弟所希望，不勝狂喜之至。惟茲事體大東方民族以後之進步；是否還循西方民族迂曲遲緩之過程？皆在此時訓練子弟之精神與方法如何；故願足下與同志實精極慮爲之。弟數年來；始留心中國社會，來歐後復與歐人社會接觸，以種種現象，歸納結果，知非從初級教育下手，則其他皆是空言。故將來歸國，亦以平民教育爲職志。茲將個人對於改革中國中小學意見數端，列陳於下，并略及法蘭西教育改造之經過，以備足下及諸同志研究之一助。

一宜首定理想之宗旨。——從前中國教育子弟，以考試做官爲宗旨。德意志以軍國主義爲教育宗旨。法蘭西以自由主義爲教育宗旨。故今日各得其效，應如影響。但吾人今日之欲定宗旨。非如宗教敎育與軍國敎育，懸上帝與國家二物，終日誘惑；使人迷信，是失教育本意，吾人不但不能採擇，當極力反對之。吾人之所以必立一種理想之宗旨，以教育非徒爲授人知識之一種方法，實指示人生之正軌，引導社會之前驅，焉能盲目從事，徒講枝葉。中國創設學校近五十年，而青年對於立身行事，皆漫然無所指歸，是教育無宗旨之過。法國近今教育家拉比 Lapie 有言學校之理想卽國之理想。又言：教育學乃講求實行適合眞理之理想之一種藝術，試問中國敎育學之理想何在？中國教育家之藝術何爲？宜其今日舉國沉淪而無生氣也，足下與諸同志現在雖始着手研究中小學敎科書，但定宗旨已不可緩。不然彼此批評；各說不一。斟酌取用以何者爲標準？編譯書籍，以何派爲適宜？吾人今日，萬不宜再做無的放矢之事，白費時光，良可痛惜。足下所擬研究會草章第三步有云：公同議決一種普泛的標準，不知卽是此意否？若然；請移第三步爲第一步，方能明白從事也。不過定出宗旨之後，須求全國教育家了解而實行之，則今日尙不可必。能得一般同志信守實行，徐待將來之普及可也。觀法蘭西自十五世紀那白勒 Rabelais 卽倡自由教育之說，至十九世紀而始見諸實行，可以知之矣。以弟之淺學，萬不敢遽命何者當爲中國近代教育恰當之宗旨，然足下與諸同志如有意研究確定宗旨時，弟願貢獻幾種條件：

第一教育之理想宗旨須隨地方與民族變更，不能一味採用

他國之教育宗旨。無論法蘭西之自由主義教育德意志之軍國主義教育，美國人之民主主義教育，日本人之摩仿主義教育，皆有其是處，皆有其宜處。但國情不同，時代不同，彼之所宜，非盡宜於中國。故吾人欲定教育宗旨，當自審國人之天性，與所處之時代。最善教育者，莫過於啓發國人天性之所長，而使其適應生存於所處之時代。

第二，教育之理想宗旨須明確不移；顧名即可思義，始免實行上之誤會。中國近來無論何事何說，最好加德摩克那西 Democratie五字，互相傳用，已多不求甚解。試執言者問之，必難得眞正了解德摩克那西之內容如何者。又好事事加以新字，如新教育，新道德，其實新之標準何在，新之別於舊者又何在，皆不能與人以滿意之答復。因之狂者呼於上，而盲者應於下，狡者更假以種種名辭以爲壞事。故多爲世垢病。願足下與諸同志再勿籠統定宗旨曰新教育，曰德摩克那西教育，最易在實行上生誤會。法蘭西教育家定法蘭西教育之宗旨曰：自由與理性之事業。Oeuvre de liberté et de raison 覺較徒曰新，曰德摩克那西，爲明顯而可捉摩。

一宜研究一貫之方法——理想之宗旨既定，明定方法，即不可緩。中國近事大半宗旨自宗旨，方法自方法，故徒有善名，而無善政。教育之實行方法，能與理想宗旨相合，而所有方法又能一貫與否，在歐美猶多遺憾，自不能獨責教育幼稚之中國；以事涉教育行政，每不能一時之間，貫澈二三教育家之主張。但吾人亦不可因此而忽略實行之方法。不爲研究方法，不能徒託空譚，最好有同志現辦私塾者，既不受教育行政之十分牽制，可以按理想之宗旨，而試行一種新方法。暗察効力之大小，影響之反順，以資研究而定方法。弟從未經手教育事情，亦尚未知心理學，對於研究方法，不敢多所論列。然亦有兩種經驗，願告足下與諸同志。

第一中小學生覺宜於習與中國社會隔絕。此幷非我有意主張盧梭自然教育，仇視舊有社會。因一二年來，與中國青年交往者不下兩千人，或僅一二面，或往還甚久，大抵皆一時超乎流俗，所謂有志之士。然默察其內心，及由此內心所發之動靜言行，咸受中國社會惡習甚深而不自覺。——中假與妄兩種病者十之九。——有某某，性甚聰明，年不上二十，來法後即尋求嫖賭不已。我見而誡之。彼曰：『足下迂人，所見故甚狹，我此次來法，能得最

不易得之船票，卽全仗賭友之力。而中國之所有高坐堂臯者，大抵皆以嫖賭聯絡友朋，而獲機會。足下不識此法門耳。』彼言時理直氣壯，知其非盡有意矯飾，乃深歎中國社會之今日現象，誠不可令青年與之接觸。法蘭西教育最主張自由，然中小學生不得閱報章小說，平常非父兄有信或親來，不能出校門一步，與外間社會幾乎斷絕關係。教之者卽於此時，扶助其理解力 Raisonnement 與囘想。 Reflèxion 所謂判斷力的教育 Éducation de jugement。迨二十一歲後，理解力强，然後聽其自由。

第二除學校規定書籍外，禁止繙閱一切書報。弟知此言必令熱心時事，提倡開放之一時名流，目爲狂妄，以爲愚民政策，爲近於專制。但弟亦自有說：中國青年爲不正當之書所誘惑，而爲浪行者甚多，故學校中亦曾有禁看此類不正當書之規則。不正當書固應禁看，卽似是而非之理學書哲學書『如先秦諸子以至宋明儒之說）亦不宜於判斷力未成之中小學生。其他如一味提倡帝王英雄之綱鑑史記，不合時宜之四書五經，皆宜一概屏絕，中小學生方能一意留心教課。今日中國二十歲以後之青年，腦經多不宜於科學，皆爲此種書所誤。——吾人自身便常覺得，——且常與十八九歲青年譚近代人生，彼又早有一番聖賢豪傑之道理把持胸中，牢不可破。故我認定中國欲實現眞正之民主社會，啓發創造之科學思想，則以上諸書只宜留作哲學或羣學之研究品，萬不宜於中小學生。至於時事報章，徒亂中小學生之心思；而絲毫無補於學識與政治，宜絕對禁止購閱。願足下與同志平心靜氣以研究此點之得失，勿爲今日學生聲援外交之幻象所惑，不早留意此點，則數年之後，中國必有暴民專制之禍。

以上數端，皆個人平時感想。不知有當於教育之義否。本欲繼言法蘭西自十六世紀以至今日教育改造之經過，因病尙未愈，多書便覺臂痛。弟譯有法蘭西教育學史略一小冊。刻正請人抄寫，月內卽寄足下，不必在此贅述矣。卽頌

近好

弟李璜九月八日

舜生：

信接了，看了很高興。因爲那劇本沒。有。印。出。先。得。了。您。這。一。個。知。己。了。!

那劇最後的結果；本來想不要李簡齋的錢，但是您還要隱隱的覺得柳翠與李簡齋有。父。女。的。關。係。呢。而且我覺得一國的文、

藝、要發、達，除藝術創造階級，藝術享樂階級之外，還要有藝術保護階級呢。

但這個絕對和資本家私有藝術的不同。因為他們的泉，是從美麗的同情心流出來的。富人可以為惡，可為痛快事，獨不可以有同情心嗎？

我這個劇中所寫的人，沒有一個沒有情的，其實社會上并不如此。所以成其為 New Romantic Drama 啊。我的意思在要把今日的實社會美化一下，不然，今日的歌女，今日的琴師，今日的富翁，今日的少爺，今日的王司夫，今日的吳媽媽，今日的……，有幾個人格的，有情操的？

我對於李簡齋的人格，同情極深。我以為天下祇有這種人最可憐。而且今日中國的社會，以這一種人為最多。譬如張柳的悲哀，遠以現實的悲哀占大部分，李的悲哀就永久是精神的悲哀了。

我也很贊成您的說法。但是我還要求您進一步，做李簡齋的知己。就是您對於有志的青年男女固要同情，對於那一班行屍走肉，更要同情！

弟漢白

會員同志諸兄：

我們少年中國學會不過才成立了一年罷了！却是這一年之中，所舉的成績，公平說去，總不辜負「良好」二字的批評。那麼我們追想過去，未嘗不可聊自慰藉？不可！我想諸兄都說：不可！因為追想過去，自稱滿足，那是一輩老人底的事，不是我們生氣滿滿活潑潑的「少年中國的少年」幹的事！我們追想過去，全從一種客觀的態度，持一種批評的精神，拿過去的成績，分析研究，為將來更求向上的一助罷了。如此說，我們要批評我們學會這一年的成績，便須通盤觀察而且還要向永久着眼。果真下細觀察的結果，成績依然是「良好，」我們須要再看這成績是否由最聰明的方法和最經濟的手段得來的？照這樣類推地想下去，我們便知道，我們難滿足的地方不少，換言之，就是我們還有許多應該改善的地方呢。

我感不滿足的地方，現在將所觸發的四條、先寫在下面：

‖第一‖ 我們學會的會員既多，又散在各處，所以聯絡較少

第二　我們學會所標榜的宗旨：「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而實際關於社會事業本會着手太少。

第三　我們學會的組織，本注重科學，而實際上幷未實行；現在我們學會差不多全是分會中心主義來做事的。

第四　這算是現在我們「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大缺陷。現在「新文化運動」的各團體的所在地和活動範圍不外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各商埠全然陷於集中都會之弊了！固然是的。現在就地理上的形勢，交通上的便利，文明輸入的種種關係上集中都會是不得已的；但是我們中華民國現在還沒進步到商工國，還只是一個農國，所以新文化運動只集中於都會是不行的，最要向地方分散，至少應於每省有一二個中心地。少年中國學會地方方面除過成都分會便沒有了；很希望諸兄注意向地方方面發展。

少年中國學會的規定，若有五人以上的會員，便可以組織分會；似乎向地方發展不甚困難。但是不幸現在「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都是在都市，幷且我們的會員，又因求學的便利只有向都市集中，更沒有向地方發散的道理。所以我們學會的規定，沒有實行的機會。現在我們會員出國的太多了，何妨向地方多找些生力軍來呢？這意見又怕因介紹會員的那一條的會則的原因，不能實行。各人向他的本地徵求最純潔的青年，最信得過的朋友，何至於求之不得，只是「五人以上的介紹」又太局限人了。關於介紹會員的規則，已經有人提議，我且不去討論，至於少年中國學會向地方發展的方法，我們先試尋一個圓通的辦法來。我的意見，我們無論何人沒有對於本地的「新文化運動」的事業不熱心的。我們只回家去連絡同志，徵求純潔的青年來組織地方的「新文化運動」的團體，來作地方的新文化事業的活動；這團體的宗旨和團員，須力求與少年中國學會的精神不衝突（至少要不背「少年中國」精神）我們可以拿他作少年中國學會的副團體、或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準分會。以後大家覺得他的精神和行動，都可與我們學會一致，他的分子很純潔；我們便可以介紹他的團員入會，承認他們的團體爲分會，這法子如果可行，不僅於少年中國學會發展上很好很使利，恐怕於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有很大的好影響；因爲少年中國

學會是——應該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個良好團體的原故。

什麼團、團體、什麼準、分會、聽去大有像一般政治熱語，如同「別動隊」「準……系」等等的樣子。使人生厭。我的意思毫不是這樣，望大家不要誤會；至於辦法若不好，我固然希望諸兄出好辦法的，我這個不過是「拋磚引玉」的意思。

第三條的意見，我約略寫信給惲代英兄提過，登在少年中國，二卷一期中，諸兄或有人見過。前幾天得了方東美兄一封信，合我的意見頗有許多相合；我如今先把他的意見謄在下面，然後再說我的我見。

……（前略）我主張把原來學術談話會打消，立即組織科會，現在人數不多，暫先從文科做起，分科的辦法，不能像大學的分科那般空泛，我們不僅要組織文科，工科，經濟科，農科等，各科還要細分，譬如文科須分為文學門，哲學門，教育學門，社會學門，心理學門等，各門再細分若干組，研究文學，哲學；社會學，教育學，裏那一派或那一項專門的問題，比方說，研究哲學，就可專攻唯心派，或唯實派，或實驗派，或可以人為單位研究一派中一人或數人，文科分科試行後，他科以次成立。

這樣辦法有幾層好處：

一可以免除學會組織大而無當的弊病。

二我們個人的學業才專而精，對於學術界才真有貢獻。

三我們可以刷新月刊，可以免去為作文而讀書的苦痛。

四如各科成績真好，發達又快，我們就把各科會擴充做少年中國學會裏的獨立而又聯絡的科會（下略）……

方君所說科會與我的意思大致相合。仔細說下去，我和他不同的地方，約如左列諸條：

(1)學術談話會我不主張廢止，無妨保存；但舊來的法子頗有許多行不去；或沒意識的地方，我們得改良他。譬如自來此會的分子只限於本會的會員，我不以為然，我想我們以本會會員為主體，不妨多收納會外的同志。如此，不僅真正可以舉「學術研究」之實，并且可以給學會添許多新鮮活潑的空氣。有人說：「既有科會；這學術談話會又保存着；豈不是『重架疊屋』」？我想

科會是爲研究專門知識而設的，學術談話會是以交換知識，擴充常識爲主的：幷不衝突，只怕过相輔益善呢，再則科會雖然成立，因爲散居的原故，接談聚首，質疑討論的事怕不容易，終之還不過是向故紙堆中去討生活。我們不幸生在這天翻地覆水深火熱的現在的中國，再沒有甜蜜的溫暖的友情的結合，相倚相傍相接相慰，我們誰還能担負這生的重荷呀！而最Damooratio最Econ mio的友情的集合，怕再沒有像學術研究會之類好的了。有人說：「學術談話會包含各方面的人，你究的是a，他說的是b，毫不關係，有什麼趣味；幷且大家都同在研究時代，相互都不存什麼信心，莫說不願聽，就聽也得不到什麼益處。」這話頗可以表出一大部分人的心理；不過文化運動千頭萬諸，從事者須得常識充足的人，才可期易於見功，就此看來，聽自已不研究的東西，不見得無趣，不見得無益，幷且學術談話會還可以請會外名人演講，幷其他增進知識的事業。所以學術談話會不愧爲分會一個好事業，會員的一個良好的修養和交際的團體，我很願設法使他改良，不願廢止。

(ii) 東美說科會分門，幷舉例哲學，應由各人擔負那一派去做。這固然是很精密的計畫；但我還有點微見。我們此次要着實組織科會，不必按照章程，去做形式的工夫；只要某部分有相當的實力，使可聯絡同志，「揭竿而起。」譬如喜悅文字的，便可以相集合來文科組織；喜歡哲學的，便可以相號召來組織哲學科；研究教育的，便可相邀來組織教育科。至於人數過少，無人提唱的，祗得付之以後能了。

我們從前入會固然各人都填寫某科某科，這次組織科會，却不必以那個爲依據；幷且精力大，欲望奢的人，無妨準他兼科；其先入甲科後復兼願入乙科者，可聽其自由加入。

(2) 科會組織成後。一方面對內，可以與本會他科聯絡，一方面對外，可以和與自已相投合，同性質的團體或個人交通。

如此科會不僅我們一部分人的集合，幷且可希望他成爲文化運動全局面中的一部分的勵力。那麼我們應該做的事，譬如具體的討論教育問題，或組織的翻譯西洋的文學，或系統的介紹近代的哲學或思想。我們只以科會爲中心，由他發動，而事事無妨與「天下諸賢共爲之」。現在文化運動的各團體，都失之以少數人要去應付多方面的事情，做事的人吃苦，而効果實在

見得良好。我很希望少年中國學會首先革此弊，自斷行科會。始終(3)科會的永久事業自然很多，若用上邊所說的法子去做，或較之更經濟更良好的規畫去做，日久而後，我敢信一定有成効可言。但是科會還應該提唱臨時事業。譬如「兒童公育」「家庭改革」「自由戀愛」等等非僅由學理而兼有事實性質的問題，可以由性質相近的那個科會，提出組織討論會或商榷會之類的臨時機關，促起會內他科會外同志諸君的討論，研究。其結果可以在雜志上彙集發表或勒成專書這封信絮絮瑣瑣竟寫成了這樣一長篇，我現在不願再麻煩諸公了。

不過臨收尾我還聲明，這都是我個人的感想，當然有許多錯誤，很望諸君原諒，并加以嚴正的批評和討論。

鄭伯奇八月二十日，宮津

是中國白話文學成立的一個大紀元！

洋裝——兩冊——定價二元二角

平裝——四冊——定價一元八角

「讀過的了。」

「這樣的呢？」

加新式標點符號的，依文法的結構分段的，删去金聖歎的總評和夾評的，水滸傳攷證（胡適之先生），水滸新敘（陳獨秀先生）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發行

紅樓夢．印刷中

儒林外史．陽曆月內出版

高語罕先生編

白話書信

特創一格——

一封信討論這個問題，一封回信。

一封信討論那個問題，一封回信。

特點：

(1)文體的革新。

(2)用語的革新。

(3)格式的革新。

(4)表爽直的態度，達深厚的感情，適合於平民主義的精神。

(5)不但敎授一般書信的知識，幷啓發青年文學的興趣，引導他們順應時代的思潮。

內容：

(1)諸論。

(2)家庭書信。

(3)社交書信。

(4)工商書信。

(5)論學書信。

全書二百餘頁

定價大洋七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曙雜誌

第二卷第一號

目錄

新青年

新青年社發行

八卷三號

八卷四號



巴黎和議後之世界與中國

汪精衛　雪艇　皓白　端六　戴修駿　閻一士　諸先生分任執筆

第一編內容：

（一）緒論
（二）巴黎和議與中日問題
（三）論萬國聯盟
（四）論萬國聯盟與中國之關係
（五）巴黎和議與國際政局之今昔
（六）巴黎和議後之國際貿易
（七）巴黎和會之經過

再版已出

九年一月一日出版

定價大洋三角

經售處

上海亞東圖書館

各埠各大書坊

岫廬公民叢書第一期出版了

學術如人體然；五官百骸，一有失調，則足沮全部之作用…………人各有對世界對人類對國家三種義務，故國際的社會的政治的知識為不可缺。人各有對精神對物質二種關係，故哲學的科學的知識為不可缺。他如生存所必需者為衣食，則經濟的知識尚焉；進化所必需者為發展，則教育知識尚焉。凡此七端，有一或缺…………則不得謂為適於公共生活之人民…………

大哲羅素，不日就到我國講學了！我們歡迎羅氏；不是歡迎他個人，乃是歡迎的他寶貴言論。諸君要想知道羅素批評社會全體，打破一切舊信仰的大著作；不可不讀——羅素原著 岫廬繙譯

社會改造原理

這本書以淺近的文言，譯高深的理論；譯者煞費苦心，務求無一語之罣漏，無片言之費解。全書二百五十餘頁，用維昌紙，四號字印刷。標點概用新式；眉目極為明朗。洋裝一厚冊售洋八角；現因歡迎羅素起見，減售特價，每冊實洋四角

本叢書已經出版的還有

（一）**國際聯盟講評** 是我們當頭的大問題；人人不可不讀的！ ▲價洋五角

（二）**科學的社會主義** 是研究社會主義的人不可不讀的！ ▲價洋二角

（三）**波斯問題** 是研究國際問題的人不可不讀的！ ▲價洋四角

（四）**歐美各國改造問題** 是要知世界前途現狀的人不可不讀的！ ▲價洋二角

本叢書內容七類

第一類 國際　第二類 社會
第三類 政治　第四類 哲學
第五類 科學　第六類 經濟
第七類 教育
每類均有名著多種每月出版兩種以上

現在陸續付印的還有（一）山東問題眞相（二）康德氏道德哲學原論（三）古力基氏科學汎論（四）實業心理學（五）教育之改造（六）婦人之勝利（七）地球之原始（八）台普登氏組織與政治之意義（九）兒童之天眞（十）杜威氏民本主義與教育（十一）社會主義通論（十二）戴比圖氏洲歐最近外交史（十三）燕格林氏經濟學史（十四）塞格拿氏科學小史 十五）精克氏政治小史（十六）哲學小史均准年內分期出版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羣益書社** 上海北四川路 **伊文思圖書公司**

信達精廉這四個字就是我們的**格言**

少年中國第二卷第六期

民國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行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發行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　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英文通信處如下：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L.84-85 Can'on Road,
Shanghai, China.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定價		一角二分	一元二角
郵費	國內	二分	二角
	國外 日本	與國內同	
	國外 其他	每冊六分	

（如遇特刊號價須另加）

少 年 中 國 學 會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本學會的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Our Associ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本學會的信條:-

(1)奮鬥 (2)實踐 (3)堅忍 (4)儉樸。